

光緒扶溝縣志卷之十四

知縣熊燦纂修

藝文志下

序傳
題咏

序傳

大司寇劉公傳

大司寇劉公扶溝人名自強字體乾嘉靖甲辰進士授廣平推官讞決稱平擢爲考功主政歷掌銓選時相嚴分宜與子俱用事時有所干公據法峻却分宜父子心嫌公亢直然伺公隙不得嗣晉太僕少卿出爲陝西參議衆惜公外補公謂與吾依違

以蠱通顯孰與今專制一方猶得行其志乎居陝西兩載勁悍之衆帖然無譁繼遷山西副使執叛卒王慶於其嬖妾所先以公指設伏伺之賊未及逞城中賴以安守關禦寇則謹斥堠繕甲兵敵人畏之擢參政陝西再晉按察使歷湖廣左右轄始人為應天尹適甲子鄉試期也公毅然以得人爲己任有尙書以刺干公標其役堅請弗去公蹙之至折齒人皆躓其事云比入試內外積弊斬然頓除是歲拜副都御史巡撫四川時支羅寇黃中奪龍潭安撫司印以叛據險橫命歷二十年公至蜀卽欲往征之蜀人及官於蜀者諷止公曰吾弗往曷以勵將士耶會

公夢神伏劍曰公吾爲若殺賊議遂益決兵至巴郡忽有妖賊
白蓮教張寅餘黨蔡伯貫攻陷合州大足銅梁諸邑謀襲重慶
連兵支羅取漢綿以薄成都公謂中阻巢窟易制貫憑城邑且
四騫宜急擊勿失乃驟分兵擣截賊衆見絳衣巨神佐公陣遂
大潰敗諸邑盡復他郡得以不擾先是公遣伐支羅兵將亦拔
其砦柵與公兵會且以公指授陽爲攻戰具陰從曲徑進兵奪
其所據牛欄坪稱最險處鼓噪而起賊不知兵所從來不能戰
遂就擒戮向微公度機設奇則貫必與中合未易卒解全蜀不
得遽安枕卧也先是已有命微公入爲少司徒及捷聞上益大

悅勞以金綺酒羊公爲少司徒視篆務有詔廣市珠玉歲出帑
金萬計公力陳國用告匱節儉當崇得請費以大省奉旨薦趙
侍郎貞吉曹布政益趙太守賢呂郎中藿孫郎中應元後皆爲
世名臣公之以人事君藻鑑不爽眾莫及也既轉南都總憲拜
南大司徒改司馬參與戎正上知公深倚用漸篤復召爲大司
寇公辭不獲乃銳意平刑罰尙寬仁以佐新政時有巨宦在先
皇時剋滅香料論沒產以償亦既罄竭而二子猶繫獄公疏白
大逆者沒此律令也奈何坐若輩以枉三尺乎竟薄其罪獲生
全焉公爲司寇幾三年屢欲以疾乞骸骨歸今上改元始以自

陳得致仕公喜遂其初志歸而闢園杜門以花竹琴書自娛者
十年乃考終壽七十有五其嗣懋武講於朝得賜葬祭如典養
自童年值家君舉甲子於公爲門下士稔聞公剛大狀最悉迨
乙未來京師時從公嗣經府君懋武游相與頌述公遺事而爲
之傳

論曰漢賈生以直不容於朝遂憂憤捐軀龔遂虞詡稱能解寇
弭盜卒未聞匡弼大計二疏度其主不能行志乃解印綬去史
猶嘖嘖加歎賞乃今較之劉司寇大有逕庭焉司寇爲天官郎
觸權貴得外徙則應卒樹防屹然成保障功以有待而爲平西

川二巨寇破散其黨數十萬以軍旅顯矣而廷諍買珠薦賢釋囚其遠識加人數等聖主新御宇內上下方交屬望司寇未有毛髮間而公以久勞苦思止足遽翩然高蹈得久享邱園之樂以菴觀公殆所謂能屈能伸善始善終者乎卽古人中窻可多得哉公之宦績在兩都及秦晉楚蜀被功德者類能頌之至其內行純備事父司徒太室翁及母范淑人盡孝比喪哭之骨立幾不能生嚴事兄邠州君至暮年不少怠憫表姊楊貧捐田屋以贖其衣食猶以持籌殖利爲恥故終身不問生計太康富民以千金遺公爲白訟獄公謝絕之生平無以貨交者其得專精

白以事三朝揚威命以靖邊陲忤執政同部旨以清仕路裕國
計明寃抑皆由孝友發爲忠直介特溥爲宣慈古稱社稷臣公
其當之無愧矣

李員外公夢陽傳

孫奇逢人

夢陽字獻吉其先扶溝人也國初徙居慶陽父正以卑平訓導
補封邱王教授遂家大梁母高氏夢日墮懷中寤而生夢陽年
十八舉鄉試第一明年爲宥治六年登進士授戶部主事是時
海宇清寧部寺多暇諸薦紳先生雅事文墨夢陽與信楊何景
明姑蘇徐禎卿鄂社王九思濟南邊貢倡爲古文辭以變衰陋
之習斷自秦漢而止六代以下弗論也居久之轉員外郎時外
戚壽寧張延齡怙寵驕縱人莫敢問夢陽乃應詔陳其二疾三
害六漸語稍侵中宮讀下錦衣衛獄拷掠備加無所撓處獄

一日御文華殿召大學士劉健李東陽謝遷問李夢陽宜何如處健對曰夢陽狂直不足深罪上色變東陽不敢對遷乃從容言曰夢陽雖狂直然其心無他實欲効忠於陛下上曰謝先生言是及獄具詔夢陽復職已而獨召兵部尙書劉大夏問曰自來外間事何如大夏曰近釋李夢陽中外歡呼聖德如天地之大上曰朕初欲輕譴此人而左右者皆曰輕莫若杖而釋之汝知渠意乎杖必送錦衣渠拴關節杖之必死也於渠輩則誠快矣其如朕殺諫臣何大夏曰陛下此事卽堯舜之心也明年爲正德改元夢陽遷郎中逆瑾導上鷹兔狗馬舞唱角牴斷廢萬

幾給事中劉莅陶諧相繼奏劾不報於是戶部尚書韓文每退朝對屬吏輒泣下夢陽問說之曰公大臣也義同國休戚徒泣何益文曰奈何曰此諫臣有章入交論諸閣下之閣矣夫三老者顧命臣世也聞持諫官章甚力公誠及此時率諸大臣殊死爭事或可濟也文乃毅然改容曰善卽事弗濟吾年足死矣不死不足以報國翌日文入密扣三老三老許之而倡諸大臣諸大臣又無不踴躍從者文乃大喜退而召夢陽令具草及疏入瑾知韓疏出夢陽手蓄憾不已矯旨奪其官尋又出健等四十八人榜爲黨人然瑾必欲殺夢陽以據其憤明年羅織他事誣

奏械繫詔獄夢陽兄孟和及內弟左國玉者聞徒從謁修撰康海及瑾嬖人姜達曲徼得免放歸夫梁四年瑾誅五年起夢陽江西提學副使劾許舉聞重事夢陽振學造士外復時時大有更白臺使及同官者疾其侵官而御史江萬寶會按江西與夢陽不合夢陽疏其事萬寶亦論劾天子命大理卿燕忠往勘是時忌者咸欲擠入不測之淵獨少傅楊一清爲力解夢陽遂獲存減祿寔濠懷逆招致文學之士凡東江西有才名者卽陷以厚利否則威劫之知夢陽不可撼佯下之而布政使鄭岳適爲濠所陷夢陽素與岳不相能岳既得罪謂夢陽傾之也及濠

辭連夢陽賴刑部尙書林俊奏辯始白嘉靖卽位都御史王廷相學士霍韜及知者相繼論薦竟不用嘉靖十年迎醫京口還遂卒年五十有九所著有賦頌樂府古今詩三十六卷書疏碑誌序襍文二十七卷空同子八篇行於世子枝舉進士爲南京工部主事左遷海州同知才藻宏麗千言立就有父風云

海內孰不知有空同子哉文章氣節明代當不居第二人也余幼而讀公之文慕公之人因康子對山出公於瀕死之際並慕康子之人之文議者各其身於瑾也余謂康子若從此借瑾之力濟已之私則登友於彼岸而溺已於深淵誠爲

不可康子既全空同之生又以救空同獲罪經也而不迂權也而不譎康子何愧於心乎何柏齋謂爲古之狂庶乎知康子者使空同子而不足爲當代重康子有載胥及溺耳

孫奇逢續記

明朝通紀曰李夢陽代韓文章疏劾逆閹劉瑾瑾已謫出之猶不快前忿羅以他事械至京下獄將置之死時翰林康海與夢陽同有才名各自負不相下瑾慕海嘗欲招致門下而海不往瑾恆先施必欲其一至海每闕亡答之竟不一入其門至是夢陽所親有左姓者詣獄謂夢陽曰子殆無生路矣

惟康子可以解之夢陽曰吾與康子素不相能今臨死生之際乃始托之獨不愧於心乎吾寔死矣左曰不謂李子而爲匹夫之諒也強之再三以片紙書數字左持書詣海海曰是誠在我豈敢吝惡人之見而不爲良友一辟咎也遂詣瑾瑾迎海延置上座海不少遜瑾曰今日有何好風吹得先生來設席瑾坐中稱海才望不置口比之李太白海因曰海何足數天下自有人耳瑾因詢是何人海曰當今高才惟李夢陽一人高於李白數倍而海固萬不及一也下獄而公不援奈何瑾曰此朝廷事今聞命卽當斡旋之海遂解帶痛飲別夢

陽得釋歸

當武宗朝逆瑾竊柄流毒搢紳空同先生抗疏直糾雖罹拷
繫實與日月爭光矣而康先生不修宿怨毅然救之俾逆瑾
忘赫赫之勢卑躬敬聽空同以全其峻節高風不更千古爲
烈哉訂志至此有感積懷附載篇末並昭不朽

蔣其昌
續紀

羅兵憲公傳

蔣其昌

臨淮人
邑令

兵憲羅公諱珪字孟玉號東泉其先晉之洪洞人也明太祖甫定豫省思以天下之望族實之其始祖鼎昌被詔移豫遂隸扶溝當授永平府司獄生子錦補太學生錦生俊永樂庚子舉於鄉歷官漢中太守俊生贊登成化壬辰進士授新昌令英才駿發政頗有聲擢山西道御史初巡陝西再巡山東釐蠹摘奸民安吏肅讖者卜其後之必昌而兵憲公卽其冢君也公舞象列博士弟子員成化丙午以第一人領鄉薦己未成進士披聖賢之奧標理學之宗知名之士無不奉公爲楷模而文教初開漸

臻昌博則公之力居多也初理東兗會大饑荏苒四嘯領郡者一齊以刑狴狴幾滿公按獄多所平反全垂死者無算且多方蠲賑日待食於公者可萬人直指使上其狀於朝遂擢監察御史乃公臨民則慈宥若召杜登言路則鯁抗若黥宣撤妓泥樓舉朝嚴憚柄政者不能容出知鳳陽鳳陽爲明太祖發祥之地而皇陵在焉設有守陵太監護陵守備威儀同撫軍璫之饒有力者任焉自監司而下例具屬禮郡守雖間一分庭承接少不贍則謠詠隨之蓋此輩素暴翼以赫赫之焰勢不得不侮守土之官以張其威而守土者又每畏其朋比上臺時資綏頓勢不

得不循僚屬之禮以斬其效是以璫日橫守日卑憂憂乎不可
返矣昌世居濠上先王父曾爲公部民其紀公則獨不然當公
履任謁陵後例應卽參守府執儀注者請行公曰先師未謁何
得遽通交際且予又烏用此先施爲乃竟不往璫之氣遂自此
沮不能一刻安務去公而後快與援甚捷歸調嘉興又調延安
雖未獲竟公之施而百餘年日下一日者公直返之縮組間公
之風力爲何如也延安居陝之邊界鎮羌撫瘡歷有令聞秉銓
者以公論不可久掩晉公憲副備兵固原其所謂良二千石事
卽公亦終以未暢爲憾也固原界屯驛之衝靜隆多不逞之輩

其臨鞏一鎮又不減於守陵之璫官此者徒仰屋掣肘耳公則遊刃爲之而潢池靖玩黠戎服法矣自理充迄茲凡二十餘年有利於國者靡不興有病於民者靡不革雖得時而駕莫敢挫鋒而心力已竭因之疾作累辭始歸養重東山維桑是庇若公者誠不昧於出處之大者哉不肖昌濫組來茲偶接孝廉名芝徵者詢之知爲公之曾孫因有觸於先王父之所紀載縷告孝廉孝廉曰先曾諱珮正德癸酉舉於鄉卽先兵憲之同乳弟也熙朝鼎升家乘散佚雖於邑之列傳誌先兵憲之大端而實不若君之詳敢借如椽以備太史維昌謏陋甯敢颺言但自先王

父暨昌凡三世皆待治於公今昌又與孝廉輩聯磁鐵交是固
與公有世講之緣矣敢不勉承借伸懿好非久孝廉當夾日絲
霄光影管而壽貞珉固仍屬之孝廉也是爲傳

詞林列傳

何出圖

邑人

今功令不及詩而學士大夫恣恣豔譚之豈非以元聲元韻所得於元氣者是人文之紀也余蓋感地靈之說而謂茲彈丸稍別於四國特爲之著傳扶溝之譚詩也自空同始豈惟扶國朝百四十年寓內尙鴻濛矣鑿其竅而豎之表不云自北地乎北地公實扶產也其爲詩一稟少陵而且夕遇於百千年間是一代宗工近出咫尺空同諸集行於世有目所共睹也其過庭之誦風雅旣聞嗣則伯材甥則仲禮伯材名枝仲禮曹氏名嘉語在鄉賢傳中說者枝雋才不羈敏於空同者其詞騎風雲薄日

月率口成之輒緣手棄之故其草不存仲禮之與空同如孔庭
顏閔具體而微者也當是時也扶人士遊三大人境中五尺之
童爭言韻調其以科名顯者爲羅憲副玳杜民部紹何別駕岑
其子侍御光憲副有東泉咏稿民部有使南集別駕有竹巖存
稿侍御有始音鈔寤言鈔簡端之妍媸俱在可目攝而辨也其
起自明經者則郭司訓同杜經府孟乾王縣宰格李掌教時芳
司訓才俊逸不羣甫離章縫輒隱歸櫬其賦作僅存於後學之
口經府縣宰各有刻經府博羣書校富猶長於古調掌教之著
述雖多尙在楮墨間恐尋且散逸其淪落布衣偃蹇青衫者最

先爲杜公澹後以子貴贈民部郎世傳雪厓吟稿者其所著也
嘉隆間則有李山人迺杜處士孟省而杜君子孟者今尙曳儒
紳類能脫煙火之習爲李唐人語就其中迺製作最富亦最灑
灑不塵昔嘗慕謝茂秦之名往與之遊至則各憑負不相下惜
其貧窶特甚死之日諸稿委塵埃盡矣杜兩君各有集藏於家
外此而操觚染翰之士感時輸憤際景發靈當不知其何限其
中豈無一語肖似可咏可傳者恐未必成家故不敢一一指數
之姑紀其著者得之鍾毓也已侈矣信曰是得師於北地而北
地之生又孰尸之可以觀扶邑矣

舞陽縣教諭盧公死節傳

盧世場 邑人

盧公諱同春字太和號三如先文林之胞弟也髫年穎悟受學於先文林一堂儼怡無言不悅爲文高華典麗簡易言故試

冠軍歲丙午己入設厄於數其副墨迄今猶膾炙

人口

明經分訓鞏縣縣城卑薄令憂之公饒有吏才卽以木爲城上之暇殫心鼓勵城增丈餘未朴一人輦人德之再轉舞陽縣教諭時闖寇披猖所在戒嚴公與令分汎設防繕械訓卒旌旗改色無何寇至未敢攻邑有劣衿邢姓者役財武斷人不敢視公不直其所爲屢挫之乃乘機叩賊壘曰舞不敢抗敢抗者

廬教官也賊怒環攻城破公被執不屈而死嗟呼苜蓿一席非
有城守之責也然既食君祿斷不肯偷生苟免以自負其所學
倘司民社者咸奮同仇何至畏賊如虎開門而揖胥兩河而瓦
解之哉奈官小力薄又值鼎革不能上達於
天子敢存實錄於邑乘用慰忠魂於萬一爾

盧貴人傳

趙玄曜

貴人名桂芳扶溝盧大亨女嘉靖癸亥詔徵民間淑女文行者應詔入宮以大篆見寵肅皇帝佩印綬掌一切書翰之屬先是貴人年十三亨齋其所爲大字七文曰帝德廣運仁者壽詣京師請獻當事者寢其奏不報明年是詔下儀部郎中龐公遠始會同大宗伯李公春芳檢亨前奏檄貴人名下豫藩敦逼焉貴人專事肅皇帝凡三年而性奇敏於書無不讀尤究心國家鉅務每承顧問多所獻納纒纒而譚上聽之惟恐竟居恆呼我文曲星也年四十五卒初貴人之生甫三齡母王見背仲母劉養之

其舅氏偶提抱去夜半忽啼甚問故曰聖人撻我不讀書耳舅
驚怖其言遽以歸自是穎悟異常亨授以尙書論語列女傳諸
書了了也一日從亨遊庠中明倫堂屏上鏤宋狀元文天祥大
書魁字徑八尺許貴人顧謔良久恍然曰得之矣急呼毫摹之
輒出其右時博士胡公伯涵視邑篆聞知名試見其墨花飄舉
率人所不能胡公擊節稱善前亨語曰此香奩中奇也蓋貴之
亨唯唯退出遇一孝廉某呵導辟易市人貴人曰斯豈孔子鄉
黨恂恂如耶某聞而訝之於是無遠近皆知盧氏有神女子惜
哉蚤年入朝所遺文墨最少今家藏祇大篆一幅耳楮腐色剝

幾不可觸而韻態隱隱飛動真仙筆也大享以貴人貴歲給祿
米帑金文綺若干賜冠帶者十三人除其家更繇

傳者曰余蓋聞之長年云貴人作方丈字以沙布地伸紙於其
上東麻爲筆漬墨引行足挽成鈎撇投衣墨瓮中擲以爲點小
字又細如蠅頭也受知世廟正方士用事之會廷臣諍之弗聽
貴人一農家女有所獻納而上聽之則惟恐竟焉於戲此豈直
以染翰流香已哉

題咏

上梁文

李夢陽

邑人

伏以扶溝古邑中土名邦右顧則嵩行繚其西前瞻則陳鄧包
其南河洎夾流溱洧環繞潁祠莊墓漢朱宋程顧仁賢之風尙
存而唐虞之治方盛里仁爲美晝錦稱榮伊茲禮樂之區是我
桑梓之域廿年登路慨南北東西百載還鄉賴鬼神天地才不
逮賈誼幸脫鵬於長沙心竊效中連願釣鰲於東海四月維夏
今歲孰徐爰效考槃來興版築未論燕雀之賀且遂鷦鷯之安
爰處爰居吾將老矣美輪美奐非其志也崇梁肇舉輔本同重

一韻拜成大方兼告 拋梁東日出扶桑海不風中原萬古絃
歌地常在堯天舜日中 拋梁南鹿門煙樹碧璿璣萬古薰風
吹此柱白雲飛過洞庭嵐 拋梁西隴樹秦雲望欲迷洛水南
來通綠塹太行西去有礮溪 拋梁北獨倚星辰望京國惟願
天子壽萬年小臣常作蓬蒿客 拋梁上錯認紅雲是仙仗五
更紫冥風露寒瑞鶴文鸞舞相向 拋梁下黃河之水自天瀉
勿使魚龍泛濫行平原大澤皆禾稼伏願上梁之後神人協吉
內外胥慶佑啟後人永康厥宅

重建扶溝縣堂七梁文

高錫爵

三朝人
邑合

伏以花縣親民首重具瞻之地銅符行政光懷寧止之思堂上
既肅規模階前自標準則邑分漢室從斯陳紀立綱制煥歷朝
咸藉厚民善俗前時兩岐之阜勝擅桐邱後紫雙洎之流秀鍾
良獄人文蔚起豪傑挺生戶誦家絃明道之淵源不替桃榮李
茂安仁之丰韻常懷法斷取衡於案前民情不壅於堂下熙熙
穰穰往來之仰止方殷郁郁彬彬咕嚕之觀摹時切詎意流氛
孔熾土寇繼興市廛頓作邱墟堂構盡供釜爨巍巍峻宇寧無
禾黍之悲肅肅崇基每動荆榛之感我

清定縣邑雲蒸突豕遠潛飛鴻競集已見聿新百度每宜重
建官衙甫脫瘡痍恐艱土木幸紳衿僉謀盛舉黎庶好義樂輸
夙昔威儀得改觀於一旦將來臨蒞當稱勝於千秋豫卜吉期
先施畫棟揆上梁之俚語助羣役之歡聲先億兆之謳歌繪太
平之景色

拋梁東祥雲縹緲日瞳瞳洎流浪暖魚龍躍東作融融年歲豐
拋梁南水心一片若寒潭薰風時拂扶臺下平秩南訛桑土蠶
拋梁西樂郊會見集輪蹄家家咸有西成慶煙雨漁村路不迷
拋梁北化洽偏陂儀不忒翠屏古柏鬱蒼蒼燦爛奎光拱北極

拋梁上惠愛滿腔思保障清泉漢井溢無涯堂令期自感何望
拋梁下暑雨莫教客乃夏嶽雲桐霧雨無心止水虛舟不逆詐
伏願上梁之後官守箴規民遵教化德星聚而豹變鵬搏嘉穀
登而倉盈廩積森巖三尺不令城社作憑依教敘五倫每見閭
閻多揖讓萑苻於焉警息路不拾遺鼠雀從此永消案無留牘
恩波共沐樂利均沾帶礪如新河山永固

扶溝道中

薛瑄

河東

古堤東去路漫漫與客聯鑣縱大觀草木近浮梁苑闕煙霞平
人楚天寬清風細細吹蟬韻爽氣飄飄傍馬鞍行到扶亭詢舊

俗高賢會此棲祥鸞

按臨扶溝

劉咸太和

萬木蕭條凍欲摧
衝寒又度固城來
王家書法遺三塚
程氏文風尚一臺
道出南營逢雪下
馬驚雙汭踏冰開
古今事跡題難盡
讀罷圖經漫悵哉

過扶溝和前韻

孫子良錢塘

會岡湖畔路多摧
匹馬馳驅入縣來
煙雨冥冥籠練寺
寒雲漠漠暗扶臺
麥苗初長盈疇秀
柳眼全青向客開
多少人家春樹裡
太平無事亦悠哉

龍泉觀訪許鍊師不遇

杜濬

策杖携書特訪君，空堦人靜犬當門。
燒丹爐內灰猶煖，洗藥池中水尚渾。
無數烏鴉盤樹杪，幾枝碧笋迸籬根。
不知何處尋靈草，獨立無言對夕暉。

扶溝夜雨

車璽

北平

叱聞夜雨細來聲，可卜今年百穀成。
潤色林花看後日，行人泥淖問前程。
窻櫺寒月重雲墨，溝壑通池新水清。
擁被漫成無好句，不知兀坐到天明。

感遇詩

蔣鏊

零陵人
邑合

大化如車輪斗杓乃樞軸川流城門軌二曜無停轂生意日以
充周靡不御之者誰子天德恒穆穆粵自羲皇來爰及周
茂叔諸君亦庶幾程張朱與陸伊人逝已久脉絡還相續遠道
稀行踪殷憂邈焉獨

還扶溝

李夢陽

邑人

霜落扶溝雨莫秋遠人翻作故園遊天低曠野沙扶樹月澗高
颯水近樓千里關河今一到百年桑梓竟何求畫堂銀燭親朋
酒車馬何妨數日留

張氏園會諸君子

前人

三月到扶亭扶亭春正好綠水帶煙城園林白皓皓况與會心
人銜盃坐芳草微言時剖析幽意恣探討風來落英滿醉卧不
須掃

再遊張氏園

前人

莫道園林春事稀重來尙見一花飛葉心梅實垂垂結樹底山
蜂欵欵蹄百罰酒盃真不厭故園風景舊多違濁河清泊天波
遠更上高城眺落暉

竹枝曲二首

前人

一枝兩枝桃李開陌上女兒採桑回白衣婦人蕩雙槳撐過黃

扶溝縣志 卷之十
家橋下來

黃河岸頭賣酒家處處春風吹柳花白馬寺前風浪惡呂家潭
上好停棹

蔣扶溝公詩

徐渭 山陰

伯氏頗好道終歲事修服道上逢異人髭鬚灑林竹修禮重致
問德音美如玉扣之轉微茫焦螟游廣漠冀得長奉侍雙飛向
玉屋人命安可期天猶互寒燠念別正徂暑墓草已更綠瀼瀼
日中霜亭亭風際木逢師苦不早煉攝總成哭

暮春偕空同遊郊外

杜紹 邑人

曉來乘興過漁磯風景觸懷漾水湄柳鎖晴煙連古渡花含宿
雨傍村籬醉扶野老歸春社魂斷行人望酒旗莫道韶光容易
盡殘春猶在杏花枝

登桐邱

前人

廿年不入桐邱路徂暑時因車馬來翠蓋陰團虛閣爽野花香
細亂山迴自知真隱須巖壑始信英雄困草萊白髮蕭蕭日又
莫乾坤終古此高臺

弔七烈

正德七年流寇薄扶城近郭四烈
婦三烈女同時遇害詩以弔之

前人

綠林燔虐焰蒼生苦禍殃白刃寄死生誰復念綱常紛紛弱素

質堅此鐵心腸殺身寧就義競齊日月光靡草逢秋萎精金躍
冶黃蔡川泥沙骨丁簪帶血芒異代應不朽孤貞天地長

漁村謠

何出光

邑人

五河白浪翻如雪漁燈子夜明復滅東疇西陌走舳艫萬戶蕭
條愁魂絕昨日天風催飛電千巖萬壑毒龍戰恍恍遙聞山鬼
愁時時若見蛟龍見西北怒濤奔萬馬捲起黃河自天瀉兒啼
女號繞空床須臾回湍上屋瓦沉竈漂楣辰煙斷俄驚舟過新
耕畔哭聲夜半千雲霄豈顧南畝桑麻亂河伯驅蛟欲趁人馮
夷擁水決河濬自從姚江名尹去社靈不敢繫妖氛我欲言之

羣妖怒羣妖吞吐成雲霧虎豹重重閉九關何人飛上天閭訴
巫陽不下問寃魂龍鼉夜夜宿深村毒民老吏催租急租稅欲
辦鬻兒孫吞聲垂釣蓼花汀蓼汀舟度魚風腥回舟欲問漁村
事欸乃一聲不忍聽

題明道先生化民臺

盧傳元 邑人

崔嵬臺閣鎮桐邱登拜儼然冠蓋留畫棟飛甍廟制敞褒衣博
帶道容優千年士女遵風化萬代詩書藉訓讐立德立言率有
意聲傳誰與昔賢侔

張單口 二首

何出圖 邑人

水遙通山子頭柳亭處處繫扁舟
狂夫不解滄浪興驅石何堪塞碧流

其二

前人

沙蔡由來自古今狂瀾南下水雲深
也知堙海終無興精衛何勞歲歲心

余被命楚遊過天井岡登臨賦此

劉澤深 邑人

岡巒伏聳勢綿聯征轡因之指絕巔
兩岸晴鋪千界曉雙河曲抱九亭立
高邱浮井從殘蹟虛閣陵空抹黛煙
老去紅塵非久約歸來好結紫山緣

龍泉觀玉皇閣

前人

金碧時瞻絳節懸峻嶒飛閣聳雲邊
平臨松檜遲三島低度銀潢落九天
夕照影浮琪樹月曉風香送六羅
煙自憐茅屋瑤臺邇草色常承玉露鮮

桐邱城

盧榮春
邑人

扶杖相邱成化時倚故闔霸圖開古鄭遺跡遶寒溱戰伐更前代鑿阱與後人清時忘帝力感極倒霑巾

翠屏山

前人

積翠日蒼蒼前屏俯素玉晴光蕙屏晚佳氣進宮牆昔別兵如

蟻今來鬣欲霜先朝存古相猶解駐劄

周塢砦成漫題

前人

滿天烽火照嚴關何處人間可避秦
千刻寇盜屯於蟻萬國兵戈萃若鱗
遂使至尊勞肝食豈惟么麼不謀身
無計謀身且聚族壘將塢口前當谷
興國東偏盡化城曰亭西控連平陸
輸將布粟易陶甄共帥妻兒同版築
尺土從茲荷聖仁墉成兼之廢比鄰
微臣此後髻垂首席幾猶是上皇民

題桑五文詩人與畏軒

張篤敬

邑人

一室崢嶸甲第東
遠山廻合翠微重
幾竿新植王猷竹
三尺初

抄杜甫松掃逸有時延長久抱書

坐高春頻觀瑞霧常

護爲有廬中一卧龍

題友人東齋松屏

前人

雲屏結就萬株松
九疊那期此地逢
繚緜寒煙籠翡翠
參差屈幹掛蛟龍
匡床避俗紅塵遠
夜月留賓白墜醜
自是主人兼吏隱
何須長嘯碧山峯

秋雨泊河狂溢步韻

費應宿

四明

霖霖七夕似金傾
陸渾傳雨驚迎
沈寤可堪城上眺
殊崖非復地中行
初聞獨足妖先舞
轉託空桑識共驚
爲語開河休聚

訟千家絮泣已吞聲

題問碧樓

趙玄曜

邑人

前有素王後梵王買隣如此不淒涼一從白鶴飛廻去明月猶
來照粉堦

避亂卽事

時年八十有四

杜化雨

邑人

變隄雲屯暮雨急紛紛行野最憇予病當肺腑念方切老向風
塵計轉疎籌國無能供捍衛蓬人幾見閭耕鋤何堪古汴臨多
壘柱甫誰憐未定居

聞寇東臨用少陵登樓詩

前人

歎聽銅鑪最悻心爲傳豺虎又東臨野邊離亂寧堪昔城上隄
防可忽今天語祇聞籌勦寇中原猶自被橫侵應知才謝草蘆
臥日暮何須梁甫吟

翠屏山漫歌

蔣其昌

臨淮

春光九十酣春雨層坡委折明春圃短藜啄草撥沉雲撤髯一
嘯翹雙羽老柏猛龍不可招亭亭傲立風颯颯毳毼相向珊瑚
紫數疊冰絃酒一瓢杏花十里連埤堦把酒望之天忽霽繞城
社鼓震青畦比屋炊煙盤綠髻選屐山椒臨泊水灤洞屈曲白
於紙興復不淺會有人歌滄浪兮諧孺子挿花酌酒趁籃輿寧

侯慈慈執簿書後先原不區真樂爲報東疇蚤蒨鋤

秋日從家巖游河上

杜俊章 邑人

樂事誰家近可傳請君聽我河上篇河上爭似太湖色幽人對
此多留連吾翁嗜靜壽能健每談川水便欣然菡月溱洧伏水
發特遣蒼頭理釣船携壺同泛綠波裏筆床碁局興翩翩無數
蘆花迎曲岸幾聲野鳥下遙川阿誰樓臺半浸水結水爲巢倚
樹巔打漁沽酒暄村口擊鼓鳴橈亂浦煙石梁橫截不可渡停
舟暫繫白楊邊懸壺潭上龐眉叟寂寞垂簾著太玄相逢一咲
聊烹茗寒暄草草無俗緣更唱竹枝催返棹狼籍盤餐欲暮天

香廳荷葉猶留客，波湧漁燈忽照鵲。歸塗不倩他人扶，孫子相將友可牽。吁嗟此樂樂無極，人生何用虛名纏。君不見彭澤後陶峴，賢迹江湖數十年。曲奏清商卽水僊。

晚發孟亭

前人

返照遺墟在，殘霞馬首東。煙村連吠犬，暝樹帶征鴻。桐戍橫雲暗，溱流映月空。歸途殊可慰，長嘯起清風。

麥澇漢十四韻

戊戌五月中旬作

前人

絲穀醫瘡盡青黃，剗肉難所期。麥熟輪租聊自寬，云何毒龍戰鼓浪噴雲端。淋漓靡昏旦，隰畛變頽灘。銚艾因泥淖，徒作東

手觀辛苦水中粒何繇充盤餐籬落炊煙晚晝饑增暮寒乞米
營一飽殊無田家歡仰眎天邊白黑雲復覆覆翻嫌蓼花岸搖
曳幾漁竿一日餒可忍比屋貧難安側聞里胥過未語已眉攢
民饑由已饑豈不念凋殘誰爲拯溺者莫謾惜纓冠

弔劉孝廉

盧世揚 邑人

揮涕矢貞堅樓頭豈瓦全捐軀蹈白刃灑血付青天詈賊一朝
殞成仁萬古傳翻憐君死日恰是正生年

化民臺

前人

霽月桐邱著光風泊水瀆先賢遺澤在舊蹟古臺分銅雀徒侵

漢章華半入雲何加茲一簣天日與高墳

弔趙孝廉

前人

噫嘻此君氣岸凌雲獨專彩筆自許逸羣亂離不幸因沒消瀆
煢煢貌孤存趙蔑聞含辛弔影縞衣布裙和熊惜緯嬰白齊助
唯彼嬰白兮實君之我負兮

霍霖河決北城觀水

甲午夏

杜維標

邑人

激灑波光萬頃明黑雲疊嶂壓孤城
恠看樹杪鷓經渡愁聽簾
間蛙亂鳴泛泛漁人迷斷壘蕭蕭禾黍臥長鯨
不知軍國征求
日肯念江淮地上行

弔劉孝廉

何際美 邑人

中原昔板蕩枕戈臥城闕破產結壯士誓酒一腔血夜半賊奔
壘天地倏慘冽攬衣起徬徨髮指目皆裂眾志雖云潰孤忠義
不折倒身百尺樓馬賊氣轉烈

題潮陰盧公未燬屋壁 附引

方季方 歙縣

公剛正嚴毅居家不假顰笑在邑不苟取與至於櫻鱗強項
抗戚里救窮民崢嶸氣骨真可與後天地而不朽矣辛巳終
於正寢窆未有期是歲土寇劉槌子襲破扶城全扶第宅燬
十之四餘燄延及公邸房與廊廡週迴皆燼獨厝柩之寢歸

然自非真氣格天其何及此因爲俚語以識之

居家型子弟一笑比河清在邑爲官長四知皎日明攪鱗抗戚
里解組爲窮民真氣蓋棺在祝融不敢橫

陸家橋

平志奇

邑人

地經百戰已蕭條久客新歸涕淚遙日冷空村惟鬼哭草深官
路有狼囂幾家旋構生茅屋一水初成小板橋故里凋傷遺老
盡殘碑不記是何朝

良岳晴雲

杜維標

邑人

大
一
增臺殿俯城隅縹緲嵐光逼畫圖香霧遠騰迎鶴馭琪枝高

扶清集 卷之十四
二九
裊倩雲扶平臨秋月
涼如洗低度春花錦
似鋪咫尺元君登降
地撩人佳勝敢狂呼

翠屏春曉

前人

如屏翠色聳城巘
九十韶光媚遠天地
邇絃歌鶯有韻氣蒸
泮水柳浮煙花明幾
簇教春佳雲暖一峰
映日懸人憶魁垣長
翼運重瞻金碧倍欣
然

重修明道祠成紀事

杜俊章

邑人

瓣香端拜昔賢祠
規制弘開燕喜時
花柳偏涵新雨露
殿庭重睹舊威儀
曾親講席羣英侍
偶試鳴琴百代思
爲問芳聲誰嗣

響三韓偉畧並堪師

遊化民臺

前人

深院逶迤入草萊居人指點話程臺
梁秦亂繼殘墟在河洛光分返照來
霽月猶隨行處柳春風時襲坐邊苔
高深安往非遺澤懷古披圖漫悵哉

題桐邱煙雨圖

杜俊彥

邑人

誰將一幅鷺溪絹寫出桐邱煙雨圖
幾處歌絃歡里社千村花樹爛模糊
溪頭客釣雲初澹壟上人耕雉欲呼
遙望微茫誰策馬綠楊西去酒家壚

化民臺懷古

耿飈 太康人

自汝州監稅去猶餘此地化民臺庭前栢老春風樹石上花
青夜雨苔萬古河山寒落照至今桃李賦多材封侯莫謾傳朱
鮪未到人心總是灰

重建鼓樓成漫賦二律

高錫爵 邑令

桐邱自古擅英華亂後予來學種花七載徒勞慚政拙三時只
喜慰農家更新譙鼓聲容壯掩映屏山秀氣嘉得暇一登頻悵
望可無四野未桑麻

漏鼓消沉數十年嚴城寒柝總凄然人從樂豫思還古地是鍾

奇兆獨先遠樹扶雲撐碧漢雙溪帶月起蒼煙徘徊却憶靈臺
頌惟有民心最可傳

邑侯高公新建鼓樓成羣咏志喜

孫達
商丘人

相共桐邱幾度年每觀建豎嘆名賢蒼牙新見凌雲起曉漏初
聞迥關傳到眼韶光迷野樹關心樂利問民屋憑高遠眺渾忘
倦時許追陪一笑還

前題

盧世揚
邑人

城社英靈式鼓鍾多年頽壁起崇墉政當暇豫恢乾斧瑞應貞
元培巽龍北望蜿蜒雙洎水南臨巖巖翠屏峯閒隨履杖立霄

漢錦繡桑麻滴露濃

前題

杜俊章

邑人

屢謙高出俯城中
美政忻傳經始功
畫對山屏開錦繡
輝聯郎署起鵷鴻
星河倒映窗間靜
煙樹平臨檻外通
最喜子來成不日
民清應識古今同

前題

何際美

邑人

得步層欄見曉川
千家煙火喜相連
墟村隱隱餘初照
岸柳依依媚遠天
于野鶴鳴今有韻
臨城花氣更爭妍
庾公此日豈遊豫
正是南樓嘯咏年

前題

杜之昂

邑人

使君夙望動京華先試桐邱一縣花
數器才兼今軼古巍樓肇造國猶家
朝天息彩雲中麗向日鶴鳴野外嘉
幾度憑欄因問俗奮興誰復別蓬麻

前題

杜之叢

邑人

此樓曾閱幾升沉重闢弘模喜見今
雲挹翠巔看列障風高水暑聽鳴琴
熙穰賴親千家合柝鼓聲嚴午夜深
勝地崇臺堪極目追歡時爾一登臨

前題

耿 颺

太康人

何必萍鄉始識賢
譙樓此日見巍然
霜寒銅獸初臨月
雷震金甕欲瞻天
眼外青低平野樹
簷前白繞六街煙
登臨時有雙鳧起
知是玉喬飛鳥翩

前題

平志奇

邑人

佳晨何處陟崔嵬
冠蓋懸知此上臺
萬寶收藏新雨足
十旬休暇早霜來
萸含紫蒂全成錦
菊有黃華半是胎
野藿園芹思獻壽
題糕作賦愧非才

扶溝道中贈屠明府

四明

周容

茂山

人境風光好
家家聚麥場
簷茅鷄報午
井柳馬嘶涼
翁健忘藜

杖兒嬉卧績筐不知胥吏過何處供壺漿

關里

顏光猷

澹園

夜飲小扶亭

神僊中人住何處璇宮春滿三株樹卻羨扶亭塵不到豈隨世上同昏曙銀燭高燒夜正賒星河的歷月痕斜醉我金尊酒進我金盤花疑入蓬萊瑤圃中那知身在天之涯

大程夫子祠

四明

周斯盛

夫子祠堂在桐邱舊治傳宗風留吏事民俗識前賢小邑雞犬靜平郊禾黍連悠然沫酒接溱水遶城邊

爲杜樹滋題芝圃先生泛舟從遊圖

前人

怒濤夜漲洪河岸雙泊橫流溱洧亂鴉鷓鴣鳧鴨徧平疇千村萬
落爲魚歎桐邱逸老秋懷多分得漁舟秋一段縱目愁看水拍
天趨庭幸有杯盈案弟勸兄酬不厭頻兒歌孫舞誰能按醉眼
酡顏興不禁風清波白漫行吟且將歌嘯娛明發忘却樽前是
陸沈忽忽韶光二十年圖畫猶存重惘然白雲渺渺青英遠高
空落日飛寒烟於戲良朋聚首不易得何況庭闈承顏色轉憶
秋深蕩槳時天倫樂事真無極秋天何處不可遊何處澄波無
小舟借問如今泊水畔誰人能續舊風流泊水空明泊柳碧覽
圖讀詩想遺迹沙草蒼茫不可尋城南杜曲去天尺

大程夫子祠

屠又良

邑令

高賢亦百里斯道竟如何教養寧無跡耕樵尙有歌趨鏘修俎
豆惆悵及干戈弩力當年事時艱愧實多

李空同先生故里

前人

生幸當全盛朝烽不起烟直聲非一日詩價已千年松栝垂丹
檻蒸嘗肅綺筵每從階下過景仰自悠然

秦羅敷廟

前人

古廟千年尙到今殘碑未許蘚痕侵紅顏不受桑間贈羞殺衣
冠莫夜金

初夏登桐邱觀刈麥憇橫山寺

前人

草木關心處登臨卽古邱
菜畦通井汲麥隴卧畊牛
龕佛依雲住邨農向暝投
田家生事急還擬問西疇

曉過裴村

前人

策馬荒郊外茅簷曉色屯
寒鷓依古木宿霧漲深村
碧散遙天影青留霽雪痕
三年休息意待與老農論

晉岡曉望

前人

歷歷山村曉寒烟漸出籬
人家依古洞旭日上枯枝
豺虎不留處雞豚方散時
杖藜逢白叟歡笑若前期

至支亭

前人

出郭向西望朔風吹我襟
遠山平若案空翠遙相尋
羨彼高飛翼雙雙投故林

秋盡泛舟焦家橋

前人

平水一何澹孤舟此獨尋
魚曾依岸密苑舍隔林深
俊鷗矜新翼孤鴻怯遠心
悲秋秋已盡黃葉亂荒澗

中元節從邑侯趙公泛舟雙泊河觀荷燈

有序

杜宗甫

趙老父母政治修舉惠愷洋溢
偕我紳士選勝泊河渡慈航

於波流共適樂土泛荷燈於水面咸沐休光是夕也月白風
清水天一色歌停笙奏形骸兩忘醉霞觴而枕碧波縱一葦
而凌萬頃蓋不自知其入瓊崖仙島也卽景漫賦聊引陽春
照眼金蓮水面開我侯恩逮簪紳來笙歌響徹白雲幕冰玉光
瑩明月杯甘露隨車接洎水慈航到岸卽蓬萊治平景色堪圖
畫漫數當年卓魯才

前題

盧徵良

孟蘭佳會夕陽開風送慈航北渡來點點燈光凝絳蕊聲聲畫
鼓助金杯坐逢皓月輝人面竚望長堤綠草上下清波雙槳

穩今宵喜遇濟川才

前題

萬九思

夜宴河中舟正開燈光却向上流來青青線柳映波岸細細香
醪淪玉杯水月清明同海屋笙歌蹈舞一蓬萊飲餘作賦獻佳
話梁苑免教該異才

前題

杜宗預

銀蟾光吐葉宮開隱隱祥雲自去來洧水浮蓮紅似錦平橋泛
筏穩如杯笙簧迭奏非凡響氓庶騰歡盡舞萊莫罄我侯恩浩
蕩爭思刻韻獻長才

前題

杜宗度

金飈新發醫雲開颯颯秋聲樹裏來
寶筏乘潮登惠岸蓮燈逐浪燦霞杯
何須極樂稱西土自有弘慈徧草萊
久矣閭閻謳愷悌欲隨揚厲愧疎才

前題

盧徵良

秋月晴明秋色寒
追隨劍珮到河干
曇燈燦爛浮流水
仙露霏霏遶玉盤
星斗朗朗雲霧淨
簪纓濟濟魚龍歡
中元勝事今方見
佛子西來作宰官

皎皎冰輪輪廣寒
新秋霽色滿長干
慈航普度風濤岸
寶炬光

浮水月盤忘分倒樽同笑傲極情歌吹共騰歡他年課績循良
牧卓魯何須讓漢官

泛舟雙泊河觀荷燈次韻

并序

邑令

趙如桓宛平

丙子初秋中元屆節駕舟一葉携酒百壺泛溱洧之苕波觀
闌黎之蓮燭簪纓畢集簫鼓齊鳴皓月當空清風襲體敲金
戛玉喜雅韻之移情畫虎續貂愧巴辭之效顰依歌再咏聊
和陽春誌勝片言用酬白雪

水漲雙河兩岸開中流絡繹萬燈來輕橈度月蓮花筏醴酒招
賢荷葉杯夜半絃歌霏白雪碧空膏露濕青萊自慚俗吏非知

已辜負梁園作賦才

其二

前人

燈明洎水露初寒昨夜梧桐落井干作吏全憑風滿袖宴賓惟
有月呈盤梁園詞賦同潮湧蘭棹笙歌佐酒歡製錦未能慚學
者退思著意讀周官

扶臺晚照

邑令 趙如桓 廷一

此地曾經化雨來至今俯仰有扶臺平臨淑氣千門藹倒影天
光四座開綠半陰晴分樹色紅搏金碧射莓苔汝州一去無消
息留得斜陽被草萊

長嶽晴雲

邑令趙如桓 廷一

宋家天子求仙處此地分符亦得名真有峻嶒瞻泰岱却看巖
巖上扶城面闌紫氣疑東度海島明霞欲北行磨礱石無變
態一時霖雨遍蒼生

翠屏春曉

邑令趙如桓 廷一

南城四望列山無一壁孤青入畫圖地以斯文成保障天將壽
色作平鋪群芳濟濟芹君子獨立亭亭柏丈夫正爾花茵看錦
繡暖風吹面似屠蘇

前題

董豐垣

畫裏屏山矗高城射曉霞天光開四面春色散千家

泃水夜月

邑令

趙如桓

廷一

天開雙泃遶扶門夜月溶溶似有魂人在瓊瑤浮畫舸客吹簫
管過茅村霜飛鴻鴈初無影珠落蛟龍敢浪吞我自清風生兩
腋仙棹此際與誰論

前題

董豐道

鑑空明處平波受月多鵲飛低欲渡還怕是銀河

前題

沈荃

雙泃澄波靜秋清月復明乘槎應有客不待海潮生

桐邱曉行

沈荃

邑外古桐邱
瞳矐霧未收
行人纔覓路
襟袖白雲流

前題

董豐垣

蒼烟吹不斷
陵阜幾遷移
欲訪前朝事
捫苔讀古碑

桐邱宿霧

邑令
趙如桓 廷一

鄭人禦楚想當年
何處孤城帶宿烟
一片迷離屯漢井
數傳烽火亂周天
南山文豹堪歸隱
涿鹿蚩尤莫謾傳
待得神車出世後
好看霽景滿林鮮

寶刹飛嵐

邑令
趙如桓 廷一

傳聞精舍駐烟霞今日來遊見野花何處慈雲浮殿角却看烟
火出人家毫光時想空中現梵影還疑天際賒定有蓮臺開五
色只愁無分馭仙槎

漁村烟雨

邑令趙如桓廷一

近來無地寄滄浪擬雜漁舟水一鄉蘆荻半竿秋色裏蓑衣八
口白雲方平沙鷺立連朝雨曲港烟深滯夕陽謾道風波原不
定羅敷貞靜已流芳

漢井溢泉

邑令趙如桓廷一

聖主中興護百神井龍聞命亦逡巡斜扳深砌隨雙手倒挽清

泉飲萬人廟貌至今巢鶴鶴人言自古應星辰不知漢室多靈
異圖識傳來恐未真

泮池 邑侯趙公鑿

邑人 杜宗度 布裘

翠屏掩映列星門一水初明萬象存似有珠璣歸合浦却從圭
璧見逢源風牽藻帶絲紋綠人立橋心劍佩尊最喜魯侯頻至
止鸞音過處靜無喧

謁明道夫子祠

通許令 王應珮 素園院人

十二年前京邸夢尋源伊洛若神交

己丑春夢謁先生祠

先生此地曾游

及小子何緣忽代庖遺像一堂垂絳幄高臺百尺俯青郊瓣香

低首懷疇昔繞檻春風拂柳稍

題化民臺壁

前人

尼山啟斯文六經布天宇歷千四百年邪說立門戶先生起洛川
遙遙接鄒魯生來秀爽姿論議納規矩心性闡危微文章事
千古明道道益明不復翳塵土筮仕神宗朝直聲震烏府無如
道不行政柄屬介甫抗疏得左遷符分洎水滸不肯媚權璫青
帳供逆旅治民利用寬痼瘵日如暗以暴禦暴兮焚舟風漸沮
負約盜自經信義入肺腑蠲糧惠惟均教鑿利尤薄溝洫未及
成學校方小補一朝乃罷官號泣攀留苦共策化民臺肖像復

刻主作配有游揚傳道得吾與至今數百秋馨香薦樽俎
召伯棠孰忍施斤斧如彼羊骷碑瞻望泪如雨我來謁祠
止獨延佇太息臺已荒鳩工興百堵先生道可師先生治
後起多儒臣誰歟繩其武

頽考叔祠二首

前人

封人祿養那曾豐敢忘慈闈一飯中自是肫肫懷反哺非關
意悟莊公

疎林古廟傍扶城純孝千秋有令名今日小人供菽水却慙

路請君羹

時奉家
母在署

羅敷廟二首

前人

傳說秋胡薄倖郎，却金貞婦有幽光。
到今孤影臨河水，更遣清風上陌桑。

荒園疑塚漫爭揚

陳州有採桑園，鹿邑有羅敷塚。

此地相傳是故鄉。

傳云扶溝秦氏女。

總是人心懷孝烈，芳踪到處說羅孃。

宿呂家潭舟中曉發

王庚

淮陽人

江天曉發最相宜，詩境宛同杜拾遺。
夜半人喧知水長，窗中樹過覺舟移。
微風細草情何限，落月明霞景亦奇。
一帶烟波晨氣早，真從畫裏辨迷離。

秋日留別淮甯太康西華扶溝項城諸紳二首

吳溶署令

秋水澄瑩漾碧天
柳湖荷葉正田田
烹鮮屢試難誇手
製錦無能且息肩
輿論定評他日事
人情惜別舊時緣
頻年宦轍中州路
鴻爪留泥一惘然

行行揮手旅情深
此誼無分古與今
曾記兒童迎竹馬
敢期父老惜棠蔭
姓名常恐留碑碣
政績何堪入史箴
秋日旗亭多別愧
非江管一長吟

留別陳州寅僚紳庶

吳重熹府

草生花落兩相忘修廢原非事改張四十里堤興畚鍤二千年

統煥宮牆

文廟於癸未重修

麗譙復舊題新楔義塾崇經列素緇心事

一椿猶待了武功志未付康郎

欲續修郡志而未果

金堤蟻穴潰西風全郡波濤激盪中疲力兩年嗟涸鮒傷心百

萬對嗽鴻笈經地險津尋問

余與各屬均覓船隻濟渡

粟煮

天困竈不空

各縣均開廠煮粥並奉旨撥東南漕米

恰喜龍門冬月合重看

起農功

光緒扶溝縣志卷之十五

知縣熊燦纂修

災祥志

以世代年月為次

中壘陳洪範蘭臺志五行中多傳以游談大要存為申儆
天災代有民命何堪錄往事之可徵庶來茲之未減志災
祥

唐

太和元年野蠶成繭

民練為絲
有司以聞

宋

乾德三年夏四月雨雹傷禾稼

至道四年春三月霜損桑

天禧元年冬大寒人多凍死

元豐四年秋蝗

元

至元十九年夏五月飛蝗蔽天所落溝塹皆平

至正十七年冬十月河決境內大水

明

洪武五年蝗

二十年大水

永樂十六年冬十月產芝三莖

天順二年大旱

五年河決大梁邑被水

成化十四年河決大梁邑大水

十九年旱荒人相食

二十二年大疫死者相望冬大雨雪人多凍死

正德三年夏六月大旱

六年淫雨累月傷禾稼霸州賊趙風子齊彥名等來寇知縣王

廷華却之

趙風子名璉文安縣生員時自南來沈邱西華俱殘破

八年夏大蝗六月至十二月不雨無麥禾

九年三月初七日風霾蔽日晝晦如夜

嘉靖二年山東賊王堂來寇官軍勦平之秋淫雨浹旬

三年元旦地震有聲如雷既而大疫死者十之四春大饑秋淫

雨傷禾

四年秋八月地震有聲

七年夏旱苗盡枯秋九月雨浹旬禾萎爛冬饑冰堅盈尺民多

凍死

八年春寒麥苗盡枯大饑人食木葉夏六月蝗旱晚禾俱傷
十年春大旱麥枯死三月隕霜殺草木

十五年邑寇高寵作亂官軍勦平之

先是民訛傳鄆陵北鳳凰岡天仙敕爲行宮男婦爭輸貲
赴之晝夜如市高寵遂起逆謀鄆陵縣官痛懲之括所輸
沒官寵等又聚黨肆橫於呂家潭王益告變寵殺益突騎
破尉氏縱囚劫庫官軍勦平之

十七年大饑人相食

十八年復大饑人相食大疫人死過半

三十一年山東賊李邦彥來寇城中戒嚴冬地大震

三十二年柘城賊師尙詔來寇邑舉人何岑却之

三十二年大疫

三十八年黃河潰溢禾盡渰兵壯王瑟作亂

王瑟殺兄亡命藏劉志玉家結山東巨寇爲亂寇薄城以
玉無大志遂掠富室而去瑟投故友家醉而縛之致之官
餘黨悉平

隆慶六年春三月雨雪桃李枯

萬曆九年蝗

十一年雙泊河溢城外通舟楫四十日

十二年初春徂夏五月不雨

十五年大饑人相枕藉

十六年大疫死者強半麥熟無人收有蠅蔽天南度栖處垣屋
皆綠

十八年三月三日黑風晝晦

二十一年夏五月大雨麥盡腐秋大水人相食發帑銀賑濟

二十四年訛傳將屠城民奔城幾空

時復有鳳凰岡之謠人爭趨若驅忽訛傳有旨將屠四縣
男婦日號泣爭走他境不顧室家城幾一空奸人乘機爲
盜計歲紀與前俱丙申云

三十二年大饑賣妻女服器殆盡

三十九年秋大水

是年邑東瓦子店二郎祠前有闕地得古池者石甃甚工
羽流訛言所瀦水愈疾遠近趨若市邑長懼滋事逐羽流
戢止乃罷池尙存

四十年春寒

四十四年夏六月蝗

四十五年蝗

崇禎三年赤風晝晦訛言將雨火禁煙二日

五年黃河漫溢邑大水

六年兔蹄鳥

卽回鶻

自北來千百成羣疾飛有聲冬寇警

是年又有雀巢樹上泥塗如匏形百千爲羣共處一巢是

冬寇警百姓棄鄉入城往往數家雜居宛同雀巢焉

八年春流賊寇練寺知縣蘇顯祐却之七月至十二月不雨

九年寇掠江村

十年大蝗寇劫西北諸

十一年寇攻東南二關圍城一日

十二年寇突至夜焚南關並破練寺等寨

十三年閏正月元旦日日食暴風揚沙色赤如日二月日光如血者數日照屏幃皆紅六月不雨至十二月大饑斗米三千餘錢骨肉相食八月二十三日嚴霜殺物十月土賊郝馬兒焚東北二關袁老山張瞎子焚掠呂家潭李老山一條龍等皆

起

十四年遍地生鼠貓過之弗顧春正月二十七日夜流星起角

尤入房心二月大風晝晦賊徐完焚南關副將李建功平之
夏五月大疫麥熟無人收冬十月千勛賊劉樞子破城知縣
朱誼泐死之承差張篤恭擊敗賊於城中城遂復十二月復
陷於闖賊

時徐完等劫掠邑北郝馬竟率鄰寇圍城王桂宇等嘯聚
江村黑龍王等作亂支村四野士庶咸移城居是年十月
知縣朱誼泐死於賊諸司檄鄭州同知楊琛來署茲土十
二月闖曹連陷郡邑盤踞鄆陵發一旅薄城鋒銳不可當
城陷越三日賊乃去

十五年闖賊墮城

五月賊合營謀汴會袁賊夜遁闖賊追之道由扶溝乃驅民墮城劫掠一空九月大梁陷賊率眾南下抵陸家橋殺戮更慘又按綏寇紀畧十六年賊設偽扶溝縣縣合陳召南而父老竟無傳者惟營頭之殃至今有餘痛焉

李奮文初立營頭父子秉權縣事在其掌握編戶恣其憑陵卽却袁賊修城池不無捍禦之功難辭首禍之罪後爲西平賊劉洪起所殺劉馨本司寇劉澤深家奴盜取宦囊賂劉洪起授僞劄管扶溝事厚集奸宄廣布腹心搆管大

族魚肉平民爲張篤祐所逐至

國朝

順治八年復糾黨殘虐邑境後經庠生路飛讎告發梟首於市

張篤祐自逐劉馨後專權肆橫劫殺數十百家烹食干有

餘人一日坑挽車商人百五十口殺翰林吳介子家丁四

十餘名更慘者掘墓拋骸邑無完塚張孔傳張鳳張巨之

及單可民萬八等皆黨祐作惡恣行無忌而百姓塗炭矣

國朝定鼎知縣蕭讓設法獲首械十三人械送至祀悉誅之自

瑚本盧姓家人竊據周塢以北逼處王宅掘發墳墓慘殺

多命亦被告發受戮餘如賈令宜等鴟張南寨時文登等
虎踞北潭皆免脫矣

國朝

順治四年六月至八月淫雨害稼

五年夏四月雨雹蜻蜓蔽天秋大水民謠言鷄翼生爪將飛去
殺之殆盡

九年秋七月淫雨浹旬水深丈餘

十年大水

十一年地震秋大水

自十年以來扶之不沒者僅西南二隅岡地數區其餘皆巨浸矣

十二年夏四月淫雨傷麥

十六年夏四月大雨百日麥盡爛

康熙元年黃河水溢遍野行舟秋淫雨累月禾大傷至二年正月始種麥麥亦登

三年蝗冬無雪

四年春三月下旬始雨麥半收

六年蝗食禾殆盡

七年六月十七日地震

八年大水

三十四年四月初六日地震

四十二年大水

四十八年夏諸河盡決平地水深數尺奉

旨賑濟

五十三年秋不雨至次年五月乃雨

五十八年旱

六十年旱

雍正元年黃河決楊橋邑大水奉

旨賑濟

三年邑民杜世蘭妻龐氏一產三男奉

旨給米布

八年大水奉

旨賑濟

乾隆二年六月七月大水奉

旨賑濟

四年大水奉

旨賑濟

五年蝗

七年大水

八年春疫

九年大有年

十一年夏大水奉

旨賑濟

二十二年夏大水平地深丈餘麥禾俱壞奉

旨發帑賑濟復撥江西等處米石協助更疏賈魯河以工代賑

是歲西南賑廠設於塔兒灣監生施士魁人給蒸餅二費
數百金

二十六年秋七月河決楊橋邑大水奉

旨賑濟

三十五年四月十七日黑風晝晦

三十八年三月黃風

四十三年春旱麥未收奉

旨令陝西省採買麥石運赴河南以濟民食

民訛言官准砍伐路柳男婦老幼斧斤相屬於路一日之

間砍伐殆盡

五十年秋大旱穀價斗三千錢大饑奉

旨賑濟

五十一年春二月賑止夏麥大熟人多疫死秋大稔飛蝗蔽天
未成災十二月地震

五十三年五月初五日地震

嘉慶元年秋七月蝗未成災

八年十二月三十日黑風晝晦

十五年正月十七日卯時紅風至未時黃風

十八年旱九月霜殺蕎麥大饑民鬻子女奉

旨賑濟

是歲六月初四日始得雨民皆種蕎麥九月十八二十等日嚴霜二次蕎麥盡萎遂大饑知縣江心筠奉文於賑卹外勸捐助賑紳民捐錢至一萬餘千分設三廠爲期百日民賴以活者甚眾其捐數較多而襄事任勞者爲舉人杜桂樓高甲賈拔貢李逢泰張維城州同張燦府知事杜寶琳監生任泰武生何士俊李光陸

十九年三月賑止麥大熟人多疫死

二十年夏秋民多瘧疾死者甚眾九月十九日地震

二十四年八月黃河漫溢境內大水

二十五年六月二十五日地震

道光元年夏秋大疫死者甚眾

民訛言天災俟來年方停止於是七月十五日皆貼春聯
門神後漸停止

六年三月二十二日紅風晝晦秋大稔

十年閏四月二十二日地震

十二年夏雨水傷禾

十六年蝗

十九年春旱夏四月大雨雹

雹皆箕子形大者如鷄卵平地深尺許邑北雕陵最地方
尤甚

二十三年秋七月河決中牟邑大水奉

旨賑卹

二十七年旱大饑

江南北旱災尤甚廣西亂耗日逼民皆洞地爲避賊計

咸豐三年石生芽

七年閏五月飛蝗蔽天禾盡食

八年正月朔野有燈光

五鼓將迎神見燈光遍野千百成羣逐之不及

十月潁亳賊大掠賈魯河東

潁亳賊張樂行任柱等本髮逆餘黨相結焚掠歸德以東
諸郡邑八月下旬賊忽由東北至沿賈魯河岸南下焚掠
無算先是黃蠅數千東來飛入城內關帝廟啣泥爲巢大
如斗旬日卽有寇警

九年二月賊破練寺砦

練寺砦新成守具未備賊夜襲破之焚戮慘甚婦女爭赴井自盡井皆滿下馬劉砦亦破

十年徵邑中勇壯戍鹿邑

武陟毛帥徵民兵赴鹿邑禦賊邑派勇一千二百名耗萬餘緡未幾賊復大至

同治元年二月賊掠邑北

二年七月賊圍邑四關

賊附城爲營值陰雨壞諸砦女牆勢甚危忽僧邸兵至賊乃去

四年十一月賊破龐莊寨官兵破賊於雙泊河

是年賊數一龐莊寨新築未固賊襲破之分營於邑北諸村落將爲久居計爵帥劉銘傳帥兵由周家口至戰於蔣家凹大破之

五年六月賊破窰窰寨七月修長城

賊至城東三里池大雨連綿夜襲窰窰寨破之乃北去七月有修長城之命北至省垣由賈魯河東岸下至鎮陽關俱派民夫修土城以禦賊未幾賊由朱仙鎮毀城東竄而邑境從此無賊矣

七年秋七月河決滌澤邑大水奉

旨賑卹

十一年秋霖雨傷禾

光緒元年秋桃李花

九月中旬日將晡無雲忽雷聲大震火光南射過處有白
氣如匹練又邑鄙民賽社於初昏時見有紅燭數千皆西
北行逐之不可及次日察之有小足跡識者知爲旱徵也

三年旱饑

四年春大饑人相食

先是二年卽憂旱麥禾皆歉收三年旱益甚四年春大饑

山西及河南北尤甚

流亡絡繹於道斗米千餘錢繼之以疫死者甚

衆三月初旬始得雨秋禾豐收斗糧僅百錢

五年大有年

八年秋有晝見東方

十一年冬十月星異

十一日夜星移如織至明始定又太白星晝見

十三年秋八月河決鄭州邑大水奉

旨賑卹

十三日河決鄭州石橋奪流南趨人畜漂沒無算廬舍一
空二十九年十二月始塞而沃野半成砂磧矣

十五年秋大疫

十六年夏大程書院麥穗兩歧冬桃李花

十七年夏六月大風拔木秋有虫

虫如小蠶赤首身雜黑色晝伏夜出食禾有聲所謂好蚘
也余捐廉於各處收買乃不爲災

十八年夏五月蝗

邑南榆林諸地方忽有蝗蝻入境余調集民夫併力搜捕

兼設局收買自捐錢一千三百餘緡不旬日盡殲未及成

災

十九年夏四月蝻

去年蝗所停落處

虞夏夏令親履勸見有鬆土墳起

卽飭搜掘殲之以

蔓生

光緒扶溝縣志卷之十六

知縣熊 燦纂修

志餘

雜記 舊志姓氏
舊志亭

扶溝

按舊志築溱洧二水之隄勢者相扶故謂之扶溝然溱洧在新鄭之境已合流矣豈得復有二隄傳之父老者又謂西南二水溝畹道之遺澤也兩溝扶故以名縣此爲宋事而扶溝之名自西漢始蓋邑境舊有七鄉十二亭其曰穀平鄉在東北五十里漢初置縣於此其地有扶亭又有洧水溝遂以扶溝名縣隋末

移縣治於桐邱城仍舊名焉卽今之縣治也

洧水隄

岡阜來自西北蜿蜒百里至扶溝轉折而南築城於其上又南四十里始盡說者謂洧水長隄徵曰其下有敗楫汲器焉余以爲不然夫洧水出自密縣其源不長其流不巨卽爲隄尋丈足矣是岡阜遠自嵩少之麓時起時伏或巨或細自鄆入境狹者二三百步闊者或至數里崎嶇穹窿宛若邱山土人多以卜葬其土五色紅黃相參顯成文理渾若天成殊非人力所培築者指之曰隄豈不謬哉且今之立論率以酈道元所註水經爲質

其註桐邱城也西南去許昌故城可三十五里俗名之曰隄其城南卽長堤因洧水之北防也稱俗名者正以見俗傳之誤其曰因洧水之北防蓋洧水故道由鄆陵東下逕桐邱之南是岡阜固在北也北防云者想其泛濫流行時或借岡阜以遏北潰非故築此以爲防也安得遂謂之隄

張單口

張單口在呂家潭南二里許土人張姓單姓者居之幾成村落故以爲名夫口渡口也如黃河翟家口劉獸醫口之類此在扶之中心去西華境上尙五十餘里華人何足以知之其指爲張

善口者誤矣謂其爲嘉靖初決口又誤題其碑曰西華塞張單
口碑尤誤之誤者也借曰嘉靖初決口也豈一決輒五十里廣
十丈深三丈陽侯使者殊亦大勞矣當是時也吾不知有西華
否耶不知西華有人煙否耶何寂無一語議塞而直待今日耶
且分疆而治各有主者張單口在西華何地而華得以塞之如
可越境而塞獨不可本境而開乎况南下之勢甚順一遇霖澇
有不待開而自開者

羅夫人祠

按一統志秋胡魯人也納婦五日而仕於陳五載始歸見桑婦

而悅之與之金不受比至家母呼婦出卽採桑者婦責之曰悅
桑下婦而忘母是不孝也妾不忍見不孝子遂投河而死此充
州事陳去充千里五載不聞問已屬迂漫之譚况扶溝去陳纔
三舍而見婦於五年之後有是理乎第曰投河未嘗指爲蔡河
蔡河固吾扶境內恐未必爲羅氏死所耳再考鹿邑志亦有羅
氏墓其下註云狄胡魯人納扶溝羅氏女爲妻五日而官於陳
以後卻金事俱同維是扶溝羅氏之說不知其所考也舊志載
陳州有魯臺集人傳狄胡家於此西有採桑園傍有河是投河
處此與五載歸家之說更相背戾但扶溝立羅氏祠不爲無據

世其卻金在究而母家固在扶與是未可知也

屈岡

屈岡有舊浮屠焉昔有古寺燬於兵此其遺址傍有塚居民指爲屈原墓西有小水溝指爲汨羅江誤矣按水經汨羅江在湖廣長沙府水出湘陰入於洞庭去吾扶不啻遠矣屈原楚大夫也溺江而死已葬之魚腹安得有墓異苑云長沙羅縣有屈原自投之川山水明秀異於他處民爲立祠在汨潭之西岸側盤石上馬跡尙存傳者謂原投川之日乘白駒而來其死所的所有在此以屈岡名者意者在昔有屈氏居而譌傳之與再考鄔

陵志其地有絡江者由扶境之西南達西華之境或以絡爲羅
遂稱汨羅云

羅敷廟辨

按樂府陌上桑云秦氏有好女自名爲羅敷則秋胡妻自姓秦
氏今乃以其名爲姓譌謬甚矣辨疑止就充豫相去地之遠近
爲辨而不及羅氏之謬似屬闕略大約當日建祠之初直題曰
羅敷祠有如浙越中曹娥廟之類而後譌增爲夫人也夫以名
爲姓旣非直署其名亦失欽崇之意自應改曰秦夫人祠然相
沿已久驟焉更之似反戾俗聊述臆見以俟後之君子

王墓辨

邑北四十里有王母墓人傳以爲羲之母也其西有塚遂以爲羲之墓東復有二塚曰徽之獻之墓則羲之二子也各有廟以祠之因名其地曰王墓昔人且以王書法塚爲邑中景按羲之琅邪臨沂人家會稽今其墓在諸暨縣南五里苧羅山此中安得有墓其墓累累高大疑昔爲王侯之葬故久傳爲王墓遂誤以爲羲之塚云

黃珏

相傳康熙中任扶溝典史邑人尙記其一二事而任年無考

達魯花赤

舊志稱知縣爲達魯花赤誤矣元史達魯花赤華爲掌印官州縣皆有若爲知縣之稱昔扶人有任許州達魯花赤者何說也

周府五營

雙營 丁岡營 岡寺營 八里營 路井營

絡江

屈岡有小水滿土人指爲汨羅江考鄢陵志有絡江者由扶濟西南達西華或卽是水而誤以爲羅也

苦洞

桐邱下有洞幽深不可測洞口涼氣逼人常有鬼物居之人不敢入乾隆十三年雕陵東岡雨後現一洞宛曲數里兩旁皆土房可容數百人蓋土人避兵之處晉岡亦有之

古村

營上村

舊志南八里又傳爲潁村

後歸村

舊志南三十里

陳趙村

舊志南二十五里今考各廟古碑馬

村以南至練寺俱名陳趙村

固寺村

北十五里

土陸村

未詳

大韓莊

舊志南二里十五里

韓

二莊

舊志南二里十三里

千戶莊

南十五里

丁滿

舊志漢建平三年封丁滿爲平周亭侯按漢志及後漢志西河

郡皆有平周縣今爲山西屬境汝南潁川陳留淮陽諸郡並
無此縣亦無丁滿封侯之文不知所引何據漢書惟外戚恩
澤侯表有丁滿封平周侯綏和二年封非建平三年此其確
據乃未引出殊不可解大抵此間有平周亭因丁滿封平周
侯展轉沿誤耳

程子詩

舊志載程子遊紫五律併得小松黃楊四絕今按明道集皆係
主簿鄂縣時所作五律乃遊紫閣山非遊紫也四絕乃五絕
第四絕云有生得遇唐虞盛爲政仍逢守令賢縱得無能間

主簿嬉遊不負豔陽天舊志以扶溝無紫閣山遂以遊紫爲
題又以主簿與宰扶溝不合刪成四絕以致混入府志矯誣
特甚故汰之

李夢陽墓攷

夢陽墓在禹州崆峒山禹守曾命汪价復爲築修出故碑重
題曰明詩人李夢陽之墓邕北大岡相傳亦有墓

張登潘煜

張登爲衡州錄事潘煜爲忻州知州舊志載登祿流煜出身未
詳今攷元延祐三年文廟碑係賜同進士出身衡州錄事張

登撰文則爲進士無疑碑陰鄉貢進士首潘煜次陳用中丁
尙賢則煜爲舉人無疑俱改入科目表內

姜女廟

縣南十二里何出圖辨云邑南舊有姜女廟道左高塚人指爲
范郎塚廟緣塚立遂以姜范名村誤傳久矣攷一統志孟姜
女陝西同官人秦時以夫死長城自負遺骸歸葬至同官縣
北三里爲秦兵所迫死石穴中又嘗覽邊鎮圖見姜女祠在
石門寨蓋慟哭城旂處也亦嘗于曲沃見遺跡于澮水之上
于宜君道見遺跡于枯泉關往來徑行之處歷歷可考于扶

蓋風馬牛不相及也道左之墓或傳爲范郎中墓人誤以爲范郎于是立姜女之祠設土偶焉其後鬼物憑以爲祟土人改祠關帝

萇蕩渠

何出圖辨云水經云汴水出陰溝于浚儀縣北注云陰溝萇蕩渠也又曰陰溝始亂萇蕩終別于沙而澗水出焉澗水受沙于扶溝蓋宋都汴時鑿渠于京師上首受于大河而下分派于東南故爲沙爲蔡爲澗爲通濟爲惠民或同流異名或異流同源皆通江淮漕運以灌輪于京師者也萇蕩實在浚儀

邑東蔡河猶爲下流今人指大浪溝爲葺蕩渠誤矣

孟亭

何出圖辨云浩然湖廣襄陽人隱居鹿門山年四十遊京師見明皇于王維內署命讀所爲詩因不稱旨放還卒葬鹿門山今墓尙在考其生平遊寓最少雖晚年爲荊州從事亦不出其鄉此地非所經歷也明矣吾扶舊有七鄉十二亭此以居民孟氏名亭乃亭之一也

石橋

雙泊洶湧澎湃不受羈束凡橋皆以土爲之鄢陵彭祖店曾建

石橋水卽遷至店南惟至北郭石橋安流無恙亦異蹟也

閩兵

康熙中平臺灣分其兵隸各省有陳姓者安置扶溝秦陵岡與地五頃四十畝又各予以官而不任事凡廟碑有都司陳英者卽閩兵也今則與齊民無異

城隍廟靈夢記

趙如桓

順天宛平人

鬼神之道天道也卽人道也天與人遠人遠人故無畏而鬼神則上下於天人之間動靜存發往往人不及知而鬼神知之鬼神知之則天亦知之矣是鬼神乃天道視聽之所寄人心邪正之所

不可掩者也扶亭城隍素稱顯赫其最著者莫如降夢崔勤一事余三十六年五月十七日扶之東路劉家庄有於趙孟勳井中撈得一幼女屍者相其形狀皆突唇青下體血著不問而知其爲姦殺也第不知淫暴者誰難以遽定獄案也是日箕城有梁三元者不見女至劉庄認井中屍卽其女以寃狀控言其女名十姐因拾麥迷途遂罹慘害余雖受其訴亦不知淫暴者誰難以遽定獄案也余因此事幾廢寢食乃詢劉庄共幾家人共幾姓居者以數對悉拘而覈之其眾俱在獨失一人曰崔勤問勤何之其堂弟崔鳳應曰傭工他所矣余復責鳳以招勤越三

日勤至稱冤如眾口余慮其枉也復糾劉家庄之眾共宿於城隍廟余齋潔以禱曰余治扶之陽神治扶之陰固相助爲理者今白日之下淫暴橫行求其姓名而不得神不牖我以聽俾淫暴者得漏網余固不明神亦不職禱罷而寢夢余坐堂上有二役賫文投啟而視之內書二言云欲知姦殺真兇只問崔勤崔鳳余覺而異之時漏下三刻矣有道人者寢門外蹶然大呼而入詢以故道人瞠久乃言曰適見二人入廟來恐其瀆公寢也跡而求之忽不見余益異之豈夢中投文者卽此二人耶遂訊崔勤崔鳳不假刑法一訊而服招稱五月十一日崔鳳於首藉

地中見一幼女哭甚哀問其姓曰梁氏問其居止曰迷矣歸而告其兄勤勤往求之曰已晡勤視女姿遂擁而淫之女號聲震野勤懼事之敗露也遂解身衣之袂衫塞其口女阨而斃翼日勤逸於東安忽念女屍腐敗人必跡於苜蓿之地是累鳳也德乘夜歸投女屍於趙孟勳之井後起認與三元狀符余廉其情判勤恣行淫暴當律斬鳳知情不首定以決杖申上臺俱報可越二年勤授首於是三元之訟平嗜神之靈爽顧若此哉爾後神不牖我以聰則罪人必不得罪人不得則斯女會冤於九原居人棟連於爛熳不知幾經歲月余亦負不職矣孰知天道誅

惡寄其權於鬼神鬼神復降其靈於余之夢寐由是觀之天人
之際豈甚相遠哉乃世人不寤恣爲冥行妄意鬼神可干以非
分悖孰甚焉夫聰明正直之謂神鑒觀有赫之謂神聖人設之
以助禮樂刑政人能盡人之道而天道之鬼神卽寓於人天惟
本天之道而人道之鬼神卽通於天其理一也嗚呼無在非天
無在非鬼神人顧敢以恣爲冥行不畏於天而上干鬼神之怒
哉

倉頡墓攷

邑東三十里地名塚子凹在趙廠東里許有古塚三相連相傳

倉頡墓一被黃水淤沒南二尙存彷彿父老言舊有碑在坡
賈村廟內趙廠村廟壁古碣亦云東鄰倉陵據祥符志載倉皇
陵在汴城東北二十里時和保俗名倉皇塚旁有造字台禪通
紀曰倉頡居陽武而葬利鄉謂利鄉卽時和保之墟考尙友錄
又爲南樂吳村人黃帝史官始造文字按黃帝建都在今新鄭
軒轅卽其故墟去汴去此皆不甚遠昔人有慕德化而葬衣
冠爲陵墓者况芳跡留傳旣久安可湮沒誌之以俟攷核

張恩伯墓攷

支亭寺在邑西南相傳張恩伯墓在支亭寺西數武現有祭臺

遺址按北齊儒林傳思伯河間樂城人官國子博士寺爲所首
剏然其墓未必在此也惟寺中所存石版係思伯自撰字體古
勁且甚完好千餘年老物尙留人間殊堪珍惜耳

舊志姓氏

創始 明成化年

贈戶部主事杜璿

雪崖邑人

陝西兵備副使嚴憲

廷章邑辛水進士

續修 萬曆年

兵部職方司員外郎何出圖

啟文邑丙戌進士

三修 九年

扶溝縣知縣楊在陟

台卿三原人
丙戌進士

王佐

無款涇陽人
戊子舉人

蔣其昌

松崖臨淮人
甲午拔貢

江南布政司參議盧世揚

長華邑庚辰進士

陝西扶風縣知縣杜俊章

芝圃邑辛酉舉人

浙江衢州府知府常攀桂

月樵邑壬午舉人

戊子舉人羅芝徵

昇如邑人

何際美

北舉邑人

甲午舉人張聯璧

大房邑人

彰德府教授杜維標

瑤圃邑甲申恩貢

侯選知縣杜俊彥

筠圃邑乙酉拔貢

丁酉舉人杜之昂

坦如邑人

邑貢生盧懋孝

順之

楊金章

中州

邑庠生路飛雛

王玉筍

張標芳

廉如義

平志奇

張五至

張文燾

杜之麟

杜之叢

廬世臣

四修

康熙十三年

扶溝縣知縣高錫爵

康侯逸
陽蔭生

原任江南徽甯道盧世揚

福建德化縣知縣何際美

甲辰進士

候選知縣杜之昂

叔抑

國子監選拔貢生耿颺

昌言太康人

原任蘇州府知府曹鼎

金鉉邑功貢

甲午舉人張聯璧

國子監選拔貢生杜之叢

樹滋

壬子舉人杜賁

文白邑人

臨降縣教諭楊執微

復初邑貢生

候選州同王玉簡

名班貢生

候選縣丞劉廷楫

岱淵邑拔貢

邑貢生張標芳

獻瑞

劉吉士

九章

候選州同王璇

虞在邑附貢

邑附監何功駿

穉驥

候推守備鮑文洪

元章邑丁酉武舉

邑監生曹如璜

子文

邑庠生盧徵俊

羅紳

何功臣

鄭中素

五修

康熙十年

扶溝縣知縣屠又良

若留浙江
丙戌進士

六修

康熙十二年

扶溝縣知縣繆應晉

武菴山
陰監生

德化縣知縣何際美

七修

康熙三十八年

扶溝縣知縣趙如桓

延一宛平歲貢

河南道監察御史杜之昂

扶溝縣教諭李鎬

開祥商邱歲貢

候補學正耿颺

丙子舉人何功駿

壬子舉人杜賁

甲子舉人萬九思

睿子邑人

候補學正杜宗度

希斐邑貢生

候選教諭杜宗甫

吉甫邑辛酉副榜

榜 津 縣 志 卷 之 十 六
候選訓導盧徵良

君遂邑
歲貢

候選訓導何際熙

穆叔邑
歲貢

候選訓導羅紳

伯秀邑
歲貢

候選州同杜宗郊

友宋邑
監生

候選教諭杜宗預

晉藩邑
拔貢

泌陽訓導何功叙

維九邑
歲貢

邑監生劉聚辰

孝
瑞

李之芳

次
蒲

高又恠

步
凝

何 範士則

邑庠生杜如菀

續册

盧 寬

德裕

杜樂善

謙益

邵南英

錦若

八修

乾隆十年

扶溝縣知縣周繼

大興附監

候選教諭杜宗

藏山

乙卯副榜

廩膳生員王溶

澄波邑人

扶溝縣志卷之十一
附學生員盧宸

靖甫
邑人

府廩膳生員何申瑜

蓬閉
邑人

增廣生員張芳振

元起
邑人

九修

乾隆二
十七年

扶溝縣知縣七十一

椿園滿洲正藍
旗人甲戌進士

扶溝縣知縣董豐垣

菊町浙江歸安
縣人辛未進士

扶溝縣教諭毛宣桓

遜五開封府鄆
州人丙子舉人

扶溝縣訓導李三德

浚明衛輝府新
鄉縣人歲貢

候選知縣郝廷松

茂如邑壬
申舉人

丙子科舉人薄致

紹素邑人

廩膳生盧常吉

鸞坡邑人

太學生杜廷機

又九邑人

廩膳生張元德

善長邑人

增廣生蒲三祝

舍多邑人

附學生萬裕嗣

德凝邑人

孫翠峯

文山邑人

高嵩峯

奎垣邑人

李西庚

則會邑人

扶溝縣典史陳德基 月坡浙江錢塘監生

附學生郝廷柏 凌雲邑人

陰陽學訓術萬象新 子安邑人

十修 道光十年

扶溝縣知縣王德瑛 蓮壘福山進士

再修扶溝縣志序

何出圖 邑人

先是余待罪職方大司馬命覈九塞士馬強弱餽餉多寡之數
又檄諸將繪所部山川險隘敵人出沒之防考輯成編以紹故
襄毅公績報者甫半至會有保安之謫故事謫籍添注得奉獲
劄俟命里第余歸十六年於茲矣日共野老植杖閒遊歎陵谷
變遷如閭閻休戚土風興替之類質諸邑志百不符一焉孰是
信今而傳後也乃就耳目覩記分爲八綱六十四目首疆域惟
土宇版章百昌聿始也原隰旣平則締造可興故建置次之民
居莫而生養全則思終事之義故繼之賦役羣萃州處匪教則

亂故官師又次之有德有造而仁賢輩出志人物考治成也兵
荒足以示儆故屠末焉若夫居是邦而論定其士大夫處風會
之中而指陳得失得非僭乎嘗秘不敢以示人乃兒武姪曾遜
輩請付之梓人余亟止之既又慨歎之夫士用之則見諸行事
用之而不竟所用則託諸空言余每恨日所續襄毅之緒不終
同朝諸子孰爲借前箸俾不佞獲申夙志者若徒知守軌而慢
無著述是進無益於時退無益於鄉其何以昭示來許哉是役
也踵嚴憲副杜民部舊志而增補之其他蓋取諸通志郡志旁
邑志及故老之傳述云

三修扶溝縣志序

楊在陞

邑令

中州際變環會城無一完邑扶溝明全盛時較諸邑爲中今戶口無十之一賦稅無十之一廬舍無十之一至於祠宇壇壝橋梁或存或亡縣而若此何志也雖然皇清定鼎百務聿興扶旣殘蕪亦人文與區儻攷古無徵援今無據則長民者羞矣予於歲丙戌來令是邦荆榛滿目礫瓦載塗綿薄之力肩之兢兢查頁是懼政暇延見諸父老問民疾苦因徵舊蹟於志書乃兵荒亂離板册無存嗟乎理亂者運也興衰者時也君子不能必理亂之不循運興衰之不往復而理亂興衰之蹟所不至與寒

烟衰草同其滅沒者則志爲之也。前之無志何徵於今。今之不志誰信於後而予也。識短才疎不能筆札以序列。今古光昭耳目幸芝圃杜君力購獲舊志乃邑先賢何公筆也。闕有先資益以新聞已草創數帙方欲敦請邑中諸賢者增刪潤色共成一書付之梓人適余奉 欽召赴 闕未竟茲役然邑里山川輕重視人人亡籍散方宇若虛繼自今筆削有人則於古不沒於今不湮上下數千載事若列眉後之君子採風問俗佐 天子休明之治則扶邑雖小亦得以志所實以爲考古徵今之助予亦竊有厚幸樂始觀成是用弁言於首順治壬辰仲秋吉旦

三修扶溝縣志序

蔣其昌

邑令

聖天子在御脫距拔茅颺休烈而統車書亦既日月爲昭矣乃復簡班董于木天莫遺亡于魯壁山川風物莫譜維新景其盛者亦疇不鼓舞振興期無負於文明之化哉然古之人每謂輶軒或有所未登稱官亦難以彰信凡郡與邑務加搜攷詳志成書庶以擷一代之菁華展千秋之偉述由茲以思夫亦甚不可略也昌不敏承乏桐邱甫入境見其圖章聯基河渠匝帶鄭宋之遺風愉鶩若瞻及接其耆紳髦士亦且楚楚魚魚明道定夫之典型似皆指顧可得者因思桐以蕞爾邑特彙中州其以借

聲教而式埏埴者自必有異顧安得卽披邑乘一一稽訂以攬
厥盛閱旬日始暇索觀復者曰邑舊有志久燬於兵今惟邑紳
杜芝圃先生纂其稿遂往請之芝圃曰邑志有如國史夫豈可
一日無乃前之任此者楊王兩君皆欲修之而皆未果今子遽
謀此其必以底竣爲勵乎昌曰唯唯遂出稿示昌略一把玩而
乃知志之誠不可一日無也 皇圖誕啟縉緡星羅疆里爰分
風土如劃當之旣慎茲簡畀區府州縣而名其官曰知則凡涖
一土者固無鉅細皆以必知爲奉職也然舍志亦曷自知乎今
觀其志疆域則一邑之形勝風氣可知也志建置則一邑之城

池署祀可知也志賦役則一邑之土田戶口可知也志官師則一邑之職掌政教可知也志人物則一邑之名賢偉節可知也志文藝則一邑之文獻紀籍可知也志災變則一邑之兆青弭患可知也志辨疑則一邑之崇古訂訛可知也一苟不知縱欲其事之必治乎何從苟無不知猶虞其事之有不知乎何從志之關於令也固如此乎而謂可一日無乎陽明子曰古君子之忠也舊政以告於新尹夫政有時而或息告有時而或窮書之册而世守之斯其爲告也不亦遠乎旨哉言也憶昌初任卽奉撫軍大人並諸上臺憲檄皆以修志爲首庸維今而始知其教

吏者固已詳且至矣芝圃既有成帙會長華盧先生復稍有增
刪昌於簿書之暇再集廣文陸子及邑孝廉羅子張子等詳爲
校輯遂繕成書壽之剏一以仰副撫軍大人並諸上臺教之
之殷一以成諸君子積歲攷訂之美一以旣待罪於斯敢不勉
襄盛事以普 朝廷文明之化若云無鉅細而果無不知也則
仍望之教我者豈 順治十五年歲次戊戌嘉平之吉

四修扶溝縣志序

高錫爵

邑令

滄海之爲桑田也數千年而一變高岸之爲陵谷也數百年而一變豐水之於西京也數十年而一變若夫生聚教訓則又數年而一變焉自禹貢誌方物周官誌版圖春秋左國誌災祥人事班馬因之誌地理誌天官以及禮樂刑準世家年表列傳諸篇要皆存其不變而挽其旣變復慮其必變而兢兢修補於將變此後世國史邑乘諸書所以時修也桐邱舊誌先成於何職方嚴憲副杜民部三先生元黃以來戈鋌煨燼矣前守土者池陽楊君編購遺編得之於芝圃杜公手輯卽欲哀集付梓會奉

諸書卒不果後之成厥志者濠上蔣君也余於甲辰八月承
乏移土區索圖誌而讀之見其疆域土田之秩秩風會沿革之
螺螺骨損益之井井至於風節文章經濟事業則又麟麟炳
炳焉竊稱慶曰此扶臺先君子之所以教我者也此前令尹之
經營學畫存茲舊政以告後人者也余自揣愚陋不能臻吏治
以赴前賢望惟是兢兢朝夕茹蕖飲水不敢自菲薄焉蓋十年
來如一日也一日邑紳長華盧先生叔抑杜先生過公署出邑
誌稿揖余而言曰吾扶先誌之成於濠上蔣侯也蓋戊戌以前
事也今將十六年矣規制之所損益賦役之所權宜戶口之所

繁集人材之所蔚起風俗之所好尚藝文之所昭宣雨暘寒燠
日星薄蝕災祥之所互見亦日異而月不同今天子承平日
久寰宇奠安窮鄉下邑莫不風熙物阜共誌休和扶之土物心
臧視前大爲生色苟不取而筆之則前乎此者列眉指掌後乎
此者雲霧霧曠將十六年來之變而不變不變而變者遂枚而
不可紀因不揣其爲締訂續纂繫帙以詔來茲予大夫其出一
言以弁之余應之曰余不敏賴諸先生大人朝夕諄誨以匡其
所不逮俾得執手淳風以報政焉余之幸也又何敢綴其不文
者以增瑤函瑤然余竊聞諸昔人之言矣日變而日下者亂之

徵也日變而日上者治之徵也扶風自遠古以迄今茲其間淳而駁駁而復淳者不知凡幾惟恃邑有正人君子以維持之守土者又何力焉間嘗登屏山望泊水臨風浩歎曰茲土也是春秋鄭人築以禦楚者也是漢朱鮪所侯封者也千百年來變而爲三川爲郡邑或以之宣文或以之用武治亂相循消長無已其遠者如滄桑如陵谷千百年而一變其尤近者如三十年之西京文物十年之生聚教訓大都無遠爲之轉移也先王之誌毋亦慮其變者乎其以爲慮變也則纂續之功誠不可已也已天宗故府代有傳政識大識小代有傳人異日天子命太史

採風誰陳民俗余將以諸先生之所手編者入告焉是則文獻
之在茲也與

五修扶溝縣志序

屠又良 邑令

志者紀事之書也嘗見郡邑各志或數十年一修或百年一修雖文獻代有足徵然聞者易畧見者能詳聞者傳述或致失真見者紀載必歸極確此其大凡也若身任其事目之所營手之所操歷年所而殫精畢慮於其中則其詳且確當非僅賢士大夫留心蒐采者之可例矣夫事莫大於田畝莫要於河渠土地之蕪辟驗百族之興衰河流之通塞係三農之利害經世之士所必講已扶溝僻處汴南夙稱蕃阜自明末寇盜蹂躪後村落傾擗田卒汙萊我國家休養勞來漸以殷衍歷任所戴斑斑

可考然較之舊籍猶什損三四也余縮綬六年學拙才疎飲水
息事賴我 皇上深仁厚澤汪濊旁流昔時阡陌次第芟柞凡勸
墾田地七百三十七頃八十八畝有奇夫土地廣大荒而不治
有司者之過也生齒日繁野無曠土 聖天子之恩也余其敢
謂任職牧民輒可藉此以告無罪顧以疆理旣敷太平有象不
可不登之載籍垂示將來夫古人經野必爲百世之謀扶溝澤
國衆水所鍾故有蔡河以定其歸復有惠民河以分其勢凡以
善利導計久遠意至悉也自隣封逞白丹之智而築舍徃目前
之安構爭不休沈菑並受及余循歷故道相度地形知奮其私

見不如疏彼故流而民力未遑經始有待私心蒿目用述原委以著於篇俾他日公私豐實之餘按籍講求庶爲易易耳至於徵解存留出入增減之數鹽引多寡之異又 國用盈縮商民

利病所關因事類見可以觀時節婦守貞畢生莫貳雖事屬隣邑而人實扶產闡潛勵澆自不敢畧若乃古蹟詠懷之作往來酬贈之章固壯夫所薄而亦黼黻 皇猷之所不可少者也並附簡帙以資采風舊志所存槩無妄易凡此皆余數年中所歷覈之最詳較之最確而不同於遠稽旁采之泛泛者爰付梓人增諸邑乘亦曰事有關於一邑亦庶幾下吏單心乃職之一端

去爾

六修扶溝縣志序

繆應晉

邑令

郡邑之有志所以紀疆域著風土詳賦役明憲章表人物稽古而傳後其中得失褒貶猶國之有史一字一篇所關甚鉅匪可草率易成也然必數十年而一修者蓋一邑之中其所宜興宜革宜廢宜舉者月異而歲不同積之數十年或由衰而盛由盛而益極其盛中間損益調劑匪詳爲條列朗如懸鏡指掌亦何以隨時斟酌通便宜民乎此續修之舉自不能已也歲在辛未恭奉撫軍大人之檄初以纂修河南通志繼命諸郡邑各修志書以成不朽盛事予承乏茲邑是其職掌敢不兢兢惟謹因與

邑中諸紳士共圖之接扶溝舊志其所從來者久先輩已有成書犁然可攷洎本朝定鼎之後已經四爲續修最後修者爲嘉興屠侯去今才十年餘耳扶溝彈丸小邑邑中無大創造及赫赫偉績奇異卓卓驚人耳目者歷年以來司牧斯土者與邑人士如學校河渠宇廟有關於境內形勢者亦頗有創建修葺蔚然可觀卽碌碌如予旣身膺民社之責一切有係於利害當興當革者亦且不量綿力勉強從事以副上臺殷殷教訓之意在守土者分所宜然不敢自爲矜詡此間人士不欲其泯泯也擇其可載者一二附於前令後其草本已呈之諸憲臺報可矣

是役也甯簡無繁甯樸無華爲文寥寥若逐例列入舊志條下
又恐錯亂板章止彙爲一冊名曰扶溝縣續編附於舊志之末
以俟後之君子具有良史之才如司馬子長其人者採擇之以
成全書焉

七修扶溝縣志序

趙如桓 邑介

客有言於余曰扶之誌公可以無修也余曰何如客曰扶之誌在前明時有嚴憲副杜民部剏其畧何職方總其成戈鋌而後梨棗無存池陽楊君得芝圃杜公手抄卽欲編輯成書會奉

詔去不果行濠上蔣君踵而成之此當代扶誌之始也嗣是三韓高公修於康熙之甲寅西湖屠公修於康熙之庚申山陰繆公又修之於康熙之癸酉前後相去未及一紀其間無大興革扶之誌公可以無修也余應之曰不然余之承乏茲土也猶美錦學製未能操刀而使割也所賴有民人社稷無在非學卽無

在非政扶雖僻壤有分野焉有疆域焉有戶口賦役焉有先賢
往哲政事綱常焉余不敏固不敢與前人爭意見而繼先開後
懲戒取法正在於茲未忍袖手因循以謝後人矣夫天地逝機
往而不留積人成世歷世成代前人不見後人後人不見前人
惟藉紀載以輒留之誠如子言則是春秋左史可以不作子長
孟堅可以不編年月日也第一事之書春秋左穀各不相襲一
言之載子長孟堅各有異同要其指歸總在於扶持天地之逝
機培植世代之源流開繼勸懲不悖於學不愆於政而已矣然
則余之誌扶也非欲以侈文詞矜綜覽蓋將藉是以學爲政并

有期於來茲也夫入其邑而不知風土之利弊則其人之政事學問可知也入其邑而不知其人物之賢否則其人之政事學問可知也入其邑而不知其因革損益經制綜理之合宜則其人之政事學問又可知也故茲誌之修必詳必慎甯樸勿華以徵星野則慮房心角元之墟天道遠而人事邇修省或未用以辨疆域則慮屏山泊水而外德則其人否則其鹿招徠撫字之方或未遍也釐賦役則念條邊之畫一民雖稱便恐奉行者之浸失其初也核吏治則思若者何以循卓見推若者何以貪墨致誦夏侯明道之績可徵也至若節孝文章薦辟科名隱逸

之流皆川嶽靈異所鍾可以起寬廉止頑貪又懼表率之不先
振興之鮮術以貽羞於後世也若此者誌卽爲政亦卽爲學子
若謂誌可無修而政與學亦可以不勵乎客曰公言是請弃之
於簡端

九修扶溝縣志序

董豐垣

邑令

周官小史掌邦國之志如國語所謂鄭書之屬是也扶溝之有志創於嚴憲副杜民部何職方三先生厥後踵事增華遞加修輯然而集腋成裘出自衆手求其語詳而擇精也難矣長白七君慨然修之甫脫稿調任武陟去余承乏茲土出以授余曰此未竟業也君其刪潤而成之余不敏其何以繼君志哉雖然嘗聞之矣古之稱良史者惟史漢三國南北五代而已其餘如晉書之冗魏書之穢以及宋史之繁元史之複皆一時名公鉅卿研精殫思窮歲月而成之者猶貽譏後世若此今邑志雖小亦

周官小史者流也若不加別裁其不等於裨官小說者幾希余
竊不自揆方與邑之二三君子刪繁補缺討論成編會有黃水
之災未遑卒業幸遇 皇恩汪濊蠲租貸粟民獲更生因得於
簿書之暇重加點勘其分併棄取頗費商榷庶幾博觀約取傳
成一邑完書且寄示七君以爲何如也是爲序

九修扶溝縣志後序

郭廷松 七人

乾隆壬午秋邑志告成荀山璩公以序命松夫公自序詳矣松
何以益之請舉河渠而陳其大略可乎扶溝澤國也上游曰黃
甫曰半截河下流曰濠草曰甘一長命脈攸關而勢所必爭
者也自鄆陵引三十六坡之水盡注黃甫而西而張陶壩鄆
口最爲險要一有滲洩則高屋建瓴直注城下尉氏不修坐
河堤致祥符通許尉氏滾披之水散衍平地王墓王村十一
方咸成巨浸西華堵塞張單口俾惠民全河不得東達沙
強之西南與雙洎合流勢必首尾橫決溝我田疇其害莫不

言矣公下車伊始詢民疾苦首重河渠歲辛巳黃水溢於
橋境內河堤盡圯公親率僚屬觀民修築不三月而完
又開會尉氏陳公築半截河堤以除積弊於黃甫岡則每遇積
霖巡視雖謹於張單口則慎導定案不謬
亦固爲一邑之懷
圖詳云

十修扶溝縣志序

楊國楨 蜀州

道光壬辰夏五舞陽令王君以其前治扶溝縣志屬序於余其勤於治惓惓於民已概見而尤有可嘉者二一日專成無溢漏二日不忘於既去何言之扶溝雖蕞爾程明道先生嘗令是邑敦仁讓捕盜修渠見於他載籍今鄉里間猶有舊聞足根據慕悅而興起者乎蒐講墜典有嚮風而聽者矣而四方茂學之士至者蓋鮮司其土者理算錢穀簿書倥偬未暇搜訪遺迹考其沿革異宜卽暇矣將存古以榮今而未能操筆從事徒襲陳編摭浮說刻畫山川之壯麗鋪陳條教以塞耆紳聞觀其時在下

者懷一德一行相需於數十百年之久無能附史乘之末光以
其心未嘗與民相習以通其隱而牖其衷雖綱舉脉分釐然咸
書所謂苟非懲勸義不徒然者烏足以云今王君所採選不沒
其實利弊在心褒襄應手無所假借可以志矣夫吏之移治與
人之去其鄉也不同桑梓恭敬樂土適遷及聞其鄉之人某賢
也若與其榮某未賢也若分其恥何者其情相屬也若遷替而
去視如傳舍未竟之業則相與遺之矣勢也君子亦無責乎爾
方能休戚相系殷然在抱日月邁往揚挖風俗以答去思庶幾
勤民者之用心與矧當劇地待治尤亟引其版籍朝考而夕書

權利害有廢務舉尤局外之所不可已者乎推言及此不能無厚望焉至其體裁精當必有能言之者又奚庸余詹詹爲哉

十修扶溝縣志序

殷秉鏞

邑令

誌乘與國史相表裏非特沿革政賦民俗才行所當以時蒐輯
卽治效之宜於其地者亦應存其要於誌中所以備職方之探
史氏之徵而後之人亦得迹其所爲以資考鏡此有心經世者
所不敢多遜而忽視也扶溝介乎淮汴之間臯陸平行風氣樸
淳然芸生日庶訟競亦隨以紛沓不得其道而稱理者亦寡矣
鏞筮仕之初卽膺茲土去其所不便而導其所宜嚮數年孜孜
民尙以鏞爲可信而以安以和惟誌乘以不暇及而量移以去
然未嘗不忼然在念也迨復守宛中適運聖大令亦由扶溝移

宰舞邑以其所修扶溝誌問序於鋪蓋道聖會再任斯邦頗多
治行以勤理之暇與其邑方聞之士搜羅鉉證遂成十修誌
書茲受而讀之簡要該覈使乾隆壬午以來遺軼之事粲然備
列可謂慮公若私不懈於位者且得釋鋪惓惓之抱誠不勝傾
倒之也又以所瀆雙洎太溝諸流捍防之法及勸導里俗之條
於其中一若良醫治疾既已驗矣復著於方書以嘉惠後之
世者其用心爲何如耶夫 國家慎簡賢良畀以百里之
任使元元趨事功而聽衙轡非至誠綏理視民事如家事者
何以堪此故昧者痾瘵不關乎心惟恃法以繩其咎則下

明明焉誹上之所爲安所謂風行草偃親若父母哉前蓮野之
在扶溝策蹇沿流度其高下瀾之築之以除穠藜之患復飭亭
堠治道梁郊野井然生計咸遂諭蒙訓俗民胥欣欣從之始得
以其晏閒考其山川稽其文獻編纂成書俾數十年前失之蹟
不竟湮沒其致力之勤宅心之篤烏可泯也今剞劂已就予以
上之小史且使繼其爲政者亦得撫卷參討觀感奮興以觀前
人之政以襄 邦治之盛其有裨於是邑豈鮮也哉

十修扶溝縣志序

張坦

彭城

余嘗讀宋史程明道傳見其宰扶溝時息焚舟之患黜壅水之害善政遽舉民常懷之故明道嘗言曰百里之地非狹也道之興廢係焉噫職是而言凡單陬遐壤苟能修其教齊其政孰不可抵於平治况扶邑壤地平曠民風淳厚尤素稱易治者乎邇來臨司河派適大令王君德瑛宰其地余素聞其治行清卓申條教厲風俗極其詳懇諄切心竊喜之以爲昔賢之流風可以繼起矣且扶邑固澤國也當派之尾閭黃流所澶漫上流曰黃甫閘截河下流曰張單口皆據一邑之要害故明道嘗有志

乎經畫溝洫後以臨汝州酒稅量移去未及舉行常以爲憾今
王君自莅政以來辨論水道之通塞整理橋梁之圯廢凡爲民
利者無不加意修舉是愛民之心同乎古人而得以優游治理
者較之昔賢爲尤幸矣夫以扶邑風土之敦樸素承明道之遺
澤又得王君而因勢利導之此非特是邑之民之幸亦余所樂
與觀成者也今年秋王君適以邑志告成屬余爲序余因舉而
言之以爲王君勗並以爲邑人幸焉至其書之尋源洞委典詠
博雅則閱者自知之不煩余之贅言也